

诗泪涅槃

创刊词

—
周梦泉

“涅槃”一词，其原意据说是风吹灭火，用来比喻人的死亡。后来涅槃被佛教拿来作为佛教修行的最高境界，跳出六道轮回，不生不死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或曰，涅槃，是佛教修行达到的内心最深最本真的地方。

涅槃，也可以是西方一种怪鸟的重生过程，是我喜欢的某个乐队的名字，或者中国北方某大学某社团的名字。涅槃可以用来指称任何事物，抽象或具体。

我们之所以知道自己还活着，不是因为 I 有所追求、有所梦想，不是因为 I 追逐感官，服从欲望，不因为实践与社会关系，甚至不因为我思故我在。

我们之所以知道自己还活着，乃是因为我们面对死亡时，内心升起的绝望与害怕。

无论是你自己曾亲自与死亡打过照面，还是因亲友的死亡而突然感受到死亡的力量，或在散文、小说中顿悟生命的脆弱与渺小，或是夜半醒来突然被压倒一切的孤独与战栗所震慑，只有当你沉入那狂欢的恐惧，你才会铭心地感觉到自己的存活。

那恐惧的闪电将劈开疑云照亮午夜，而你的一切选择、追求、欲望与梦想都将在生与死的天平上被重新估量。

在今天，我们存在的最大敌人不是天灾人祸，不是战争与瘟疫。那个宏大叙事的年代似乎早已远离。

在今天，我们生命最可怕对手是懒散，无端地浪费时间，漫无目标地走，和一念的松懈。它们在你毫不在意的时候吃光你的一切。

也许在临死时我不能说我将生命献给了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但我希望我的每一个选择都对得起我的生与死。

所以我选择在这里出现。所以我们这群人站到了一起，以相似的生存方式，在痛苦中给彼此以安慰。

这即是涅槃。

桃李之核

- 05 短诗：王承宇 / 韩佳明 / 单洪泽 / 陈秋实 /
姜云辉 / 王德胜 / 李悦 / 林凤翔 / 李云龙 /
李立晨 / 夏蕤 / 张昱菁 / 张义婧 / 陈赅 / 曾文心
31 组诗：杨怡 / 贾晓珍 / 凝霜
41 教师评论：刘馨（卢桢评） / 李悦（卢桢评）

诗风词韵

- 43 九张机·七夕寄远人 / 古意·长门怨 /
满庭芳·上元 / 过锦丘
45 采访程滨老师

沙粒乾坤

- 48 织梦人

如是我文

- 60 如是我闻
61 北京随感
62 微雨未湿衣
63 灵魂只能独行

逆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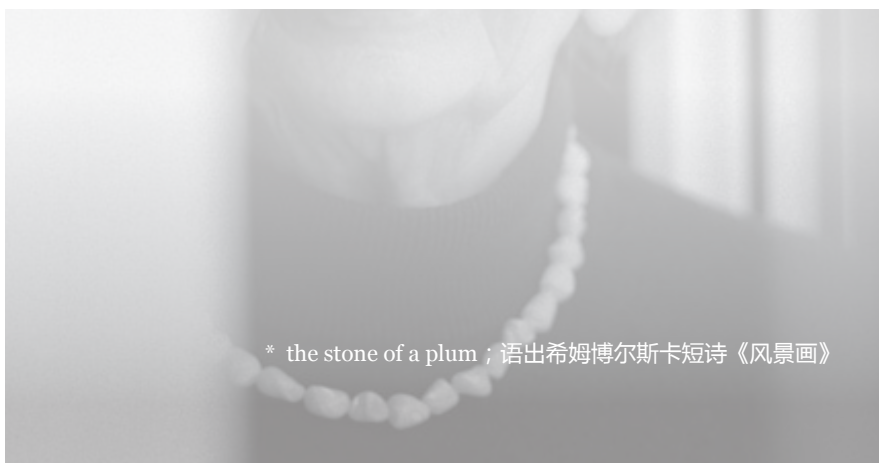
- 66 华西村
67 从《北妹》中看底层女性

僧推谜案窗

- 70 最后的嫌疑人

桃李之核^{*}

现代诗栏目作为本期杂志的主要栏目，包含了短诗、‘组诗’、‘教师评论’三个部分。诗者语言之寺，希望我们这一座小小的简陋寺庙，能够或多或少地觅得知音。



* the stone of a plum；语出希姆博尔斯卡短诗《风景画》

短诗

王承宇：相 / 记忆的溶解度 / 蝶恋花 | 韩佳明：狂欢（酒与烟花）
/ 意象偷取 | 单虹泽：桂花谣 / 涅槃 / 百合心 | 陈秋实：十一月 /
尾声 | 姜云辉：写给盛放过的每一笔 | 王德胜：追问 / 元旦 / 时
间 / 青春 / 家 | 李悦：少睡一天觉埋下祸根 / 猎莺 | 林凤翔：微
尘 / 晚飧 / 我看见了荒谬的 | 李云龙：孤星 / 默 | 李立晨：鱼，
凤凰，给我的兄弟良 | 夏蕤：二月风 / 黑沙漠 | 张昱菁：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 我悲伤地坐在这里 | 张义婧：巴黎铁塔下的哭泣 |
陈赅：凌乱 / 我想说 / 盼 | 曾文心：夜雨 / 我站在阳光下 / 长路

组诗

杨怡：尘埃 | 贾晓珍：蒲公英的爱 | 凝霜：心之小憩

教师评论

刘馨：当我们谈论爱情（卢桢评） | 李悦：她（卢桢评）

...

短诗部分

.

王承宇：

相

那，
是古旧照片里的模样：
相迎着笑脸，
却隔着时光。

那，
是深夜梦中的彩蝶：
相逢着神奇，
却隔着世界。

那，
是缓缓乐声中的歌咏：
相随着旋律，
却隔着时空。

那，
是眼中挥不去的朦胧：
相望着身影，
隔着秋冬。

那是诗里的一抹惊鸿，
永远相似，
永不相溶。

记忆的溶解度

忘却了往日火焰上的激情，
如今是冰盐浴无情地催寒。
我觉不到温度，
柔弱的身体怎能忍耐剧烈的寒颤。
簌簌飘落若流风回雪，
我的世界那样孤寂无言。
我试着挣扎抓住每一分子 H₂O，
却也渐渐敌不过时间。
当最后一块冰块融化，
当最后一片晶体留恋地坠落在纯白花瓣中间，
那眼前的美丽，
是彻骨冰冷的心，
深埋了的，零散脆弱的记忆碎片。

蝶恋花

我的眼里消散了往日仅存十分之一秒的神韵，
高傲的灵魂葬入陌生的土地。
褪去一生浮名，
沉入庄周梦里。
幻蝶翩舞的精灵，
似花间玉颜，
绝我一世尘喧。
已而蜉蝣老矣，
谱一曲情歌，
诉尽缠绵。
低声吟唱，
笑靥嫣然。
最是那落红最深的地方，
垂暮之年，两步蹒跚。
挽起一双手掌，
踏过一季秋天。

韩佳明：

狂欢（酒与烟花）

铁器以令人绝望的亢奋
 引发了一次小规模核爆
 蘑菇云溅污了你灰色袖口
 一分钟后
 舌尖将在化尸水里泡澡
 而你会抽身参加一场激动人心的辩论
 并在结束时庄严宣读判词
 向角落的迟到者投掷五百只空瓶
 裂纹中渗出无尽的浓雾
 哦，收起你那预言家般的眼神
 亢奋比之忧郁，有七八个数量级的优势
 哑巴不经意被盲人踏碎
 白骨噼啪，篝火绕风跳舞
 你狂欢
 切不可倒下
 为今夜平添一个热烈的高潮

正月十四方楼

意象偷取

我爱这残片。它们在空中自燃，明灭如真理。
 这风沙也爱。你们舟车劳顿，有失远迎。
 灯，用声音触发的陷阱，
 被呜咽复活，在大地投射文字：
 置身于风暴的中心，你须有滔天的平静。

2012.3.15,Windy

单虹泽：

桂花谣

我把桂花插入你的鬓后
 清水般的娇靥轻绽不解的温柔
 一夜无声，一夜无话
 一夜的桂花雨湿了你的裙袖
 新月泻下了一痕晚秋

涅槃

倾听吧，生命！
 那来自宇宙的强力的声音
 压碎一切的力量
 在毁灭与重生的边境
 那一瞬天地将变得惨白
 你们要俯首，倾听
 我的灵魂颤抖的力量
 使昨日亦可变作将来
 我在火中漫步，火中独舞
 这可爱而沸腾的火呵
 销毁我的肉身，我的名字
 然而我青春永驻
 倾听吧，我将从此世重生
 震透宇宙的轰鸣
 谁听懂了我的预言
 谁的生命就失去了平衡

百合心

晚风缠绵的时候
 何处寻我 破碎的心
 当英华逝去，满面沧桑
 眼泪湿了回忆的花园
 莫问足迹
 莫问足迹来自何方
 佛笑而不语
 那是今夜的无语凝噎
 还是晚风
 猜透了我的心意
 整个春天 春天的晚上
 一遍又一遍了 你的琴音
 琴音？那一声宫回徵转
 早把今生的相见恨晚
 化作了一地的 破碎的心

陈秋实：

十一月

我最喜爱十一月的早晨，
 南国的微风不那么寒冷。
 和朋友们在窗户边看看风景，
 斑驳的树影又为何让人陌生？

常想隐居在无声的山谷，
 阳光洗净我受伤的头颅。
 如果你寻找我在秋冬的边际，
 可记得同样温暖的三月之初？

2011.11

尾声

在一棵大大的榕树上
住着许许多多的鸟儿
夏天浓浓的树荫中
布满了金黄色的歌声

让阳光的湖泊
占领地面的空隙
就像是星空里的棋局
有一只鸟儿起飞

它朝北方飞去
响起未来的歌曲
离开又寻找朋友
带上了羽毛和时间

它明明幸福绝伦
为什么没有笑容
北方有更多的鸟儿
却没有大大的榕树

或许会有一个晴天
树梢有赤道的香味
它的呼吸像一片花瓣
让鸟儿悄悄地回来

大榕树是无言的证人
在春天里挥下秘密
鸟儿衔起枯黄的一片
那像是往事的标本

暗灰色的歌声
再次在树荫中奏鸣
有许许多多的鸟儿
曾在大榕树上住过

姜云辉：

写给盛放过的每一笔

花开花落就是一整个春季的历史
 所以谢幕也不必失望。
 就像回头看见自己滋长起的忧伤
 也忽然开遍山野，
 竟也是一番欣喜的模样。

仍然会有下雪的日子
 忽然惊起不开花的梦想
 让记忆深深浅浅路过心田
 收割未完结的想象。

曾经痛苦蓊郁如森林
 失落也如今夜灯火繁华
 回忆的双手
 该用怎样的句子绣好时光的底色？！

我多么希望啊
 你流星的辙痕
 始终在我的天空
 就像亘古不变的银河

而那些枯萎的
 就当做是被季节染上了颜色。
 如果时间能让伤口结痂
 过境铅华、过眼繁花里的漂泊
 算些什么

在各自的天涯种植幸福吧
 忧伤的咽喉流过未耕的光阴
 在那曲折的两岸
 我希望看到你明亮的春晴

那些因为拥有而失去的
 我会接受
 只要是生命所赐予的
 毒药也好、旨酒也罢
 我终将一饮而尽

王德胜：

追问

最初的期待总是落空，
冬天还没过去吗？
那些遥远的承诺，
火药的幽香里去了一年。

雨季为什么没有花开？
这世界涂抹了颜色。
我带着我的影子行走在路上，
一声呼喊从记忆里传来。

一阵燕影掠过头顶，
行人的眼里是麻木的黑白。
四角的天空锁住了蒙蒙的雨，
再也不会会有撑着油纸伞的女子。

流浪儿在白雪里乞讨，
寒冷冻住了我无数的疑问。
抬头望向一片星空，
我站在了别人的故乡。

我怀疑生活是梦，
我怀疑梦是生活，
我怀疑灵魂无死，
我怀疑死无灵魂。

一片白茫茫里，
无数真理赤裸着跳舞。
我远远的躲开了，
留下一个怀疑的背影。

树上的风感觉到了暴雨，
街道上没有行人。
金鱼吐出一串串的疑问，
鱼缸里的童话破碎了。

2012.12.28

元旦

鞭炮在耳畔响起
这才知道又是一年的元旦
寒风猛往衣领里灌
茫茫白雪冻住了热情

孤身求学千里之外
冷冷清清中没有节日的颜色
月色隐在黑夜身后
新年无声在人间降落

期许着一个新的开始
会不会有不一样的际遇
一颗星在天边闪
她在那里对着我笑

2013.1.1

时间

流过激荡的弯道
溅起清澈的浪花
河床底躺着时间的残骸
年轮里印刻下岁月的记忆

流沙从手里漏下
沙滩掩埋了昨日
太阳落下会再升起
但过去的不会回来

暮色带走了喧嚣
月光洒下了寂静
禅机冥想着宇宙
刹那里遗忘永恒

青春

炉火里跳动着年轻的火焰
 坐在岁月的角落细数过往的欢乐
 乌发里增添了银白的发丝
 一抹夕阳晚照映红了年华的沧桑

眼见着了生命的悬崖
 回望那些洒脱、执着和荒唐
 早已是世界边缘的人
 有的只是回忆、平淡和怅惘

翻阅五十年前的信件
 那里面藏了些蜜甜的幸福
 尘封了半个世纪的伤悲
 在一个雪夜哗哗的解冻

屋外是漫天纷扬的大雪
 老人躺在他的安乐椅上睡着了
 火焰依旧散发出温暖的气息
 一切的永沉睡在了来年春天的前夜

2012.12.30

家

雪夜里的一盏孤灯
 远方一点亮
 温暖了游子的心
 那是家的色彩

雨水淋洗过的空气
 泥土里的自然
 脚印踩过的小路
 那是家的气息

腾腾白气里的一段香
 沸水里翻滚的饺子

留在心头的记忆
那是家的味道

火车长鸣里的一声嘱托
电话那头的一声叮咛
熟悉而陌生的乡音
那是家的声音

父亲粗糙的手掌
孩子柔软的肌肤
梦里每一个亲人的形状
那是家的触觉

家是记忆里模糊的影子
家是眼前清晰的景象
家是千里之外的故乡
家是我心头的明月夜

李悦：

少睡一天觉埋下祸根

远的清晰
近的模糊
镜像残破
幻影糊涂

隔着水岸看鸟
凿破青天窥鱼

心跳憔悴
面容急促

半粒草
一滴雾
眼睛踢踏踢
寻寻觅一段
孤独

猎莺

暮烟绕过孤丘
 沉降在城外小屋
 幽幽号泣着
 树林掩映起伏的坟墓
 我不过是一只山猫
 昼伏夜出
 记不清多久不曾进食
 只知此刻饥肠辘辘
 朔风吹落干瘪的枯果
 是嘲弄我拿什么果腹
 吐两口鼻息这无奈的季节
 今日吃斋舐一舐味道何如
 噢邻梢的扶桑栖着一只夜莺
 浓烈的红羽撕开一条夜幕
 我埋头瞧一瞧地上的残羹
 嘴角一抹笑意悬浮
 天赐的佳肴啊
 神降的圣物
 优雅精灵你不要惊惶
 静待我纵身飞扑
 她还不知死期将至
 夷犹枝头鸣唱如初
 澄澈的喉音乘风而去
 踩着星辰朦胧的阵图
 摇曳起忧伤凄婉的舞步
 我得承认我是一只傻猫
 遇上了一只傻气的笨鸟
 不知为何悠悠停驻
 抬头望一望燃烧的红羽
 我回转身子向密林深处
 尽管依然很饿深知不该恻隐
 这不是恻隐，也算不上饶恕
 流着清涕嗅了嗅风
 微笑着选了条不常走的小路
 不回巢是去小屋
 独自匍匐

林凤翔：

微尘

想用最轻最浅的笔调
记下没有一丝尘埃沾染的你
如同蔷薇花瓣的洁白
在没有星光的黑夜

灯光下浅黄色的信纸
枫叶淡淡勾勒出
羞涩地微笑的唇
似一道阳光洒下的波纹

折纸的皱褶深处
一只紫色小虫缓缓爬行
仿佛在嘲笑
我笔尖抖落的灰尘

晚食

坐在教室里
我默默期待着
门口的来人
抑或是上帝宣判的死刑
下午的阳光温和而谧静
寥寥的人群各行其是
有人蹙眉 忧心忡忡地

灰色大门不停吱呀着
轻柔的晚风吹来
抚平了悄悄的伤痕
而在若有若无的躁动和宁静中
传来了剧烈的闭门声

我看见了荒谬的

我看见了荒谬的
天空和大地，
荒谬地飘来飘去的云
以及到处荒谬地吹着的风

我看见
光线是荒谬的
声音是荒谬的
感觉是荒谬的
我也是荒谬的
一切都是荒谬的

就连荒谬本身也荒谬的
这荒谬没有尽头
尽头是荒谬的
这荒谬不分时间
时间是最荒谬的

李云龙：

孤星

在那无边无际的穹苍之上
在这寂寞难耐的冬天的夜里
在月牙刚刚升起吐露芬芳的时候
我终于面向北方踏上征程

携着来自四面八方的尘埃
这蒙住了我的眼睛和灵魂的尘埃
这自信与青春燃烧过后灰烬化成的尘埃
总是亦步亦趋、战战兢兢地
跟着我的步子

我想，这个方向，是家的方向
这条路

正是我来时的路
我拖着沉重的步伐
暴露在千万双眼睛之下
身后留下一条血迹

我只能孤单而失落地前行
不能结伴
因为任何的同类也都像我这般
只能孤单而失落地前行
不能结伴

走着
走着，
走向黑暗，也走向光明
这黑暗属于我
光明则属于你们

走着
走着，
走向死亡，也走向天堂
这死亡只不过是一颗星的陨落
而天堂则是你们欢欣的微笑

走着
走着，
我去向太阳光辉的背后
于你们的眼中消失
你们活在这光辉底下
高唱着赞歌

我不会忘记你们
但不知你们会不会忘记我
毕竟
能有几人会恰好在那一刹那
抬头仰望？
就算那条华丽却沾满血的轨迹
曾是那么孤单而又失落地
在这苍苍茫茫的穹苍之上
不舍地划落

默

当一切声音消失
空气里只剩
人们的鼻息和心跳
时间像是绷紧了
每一秒都奏出最原始的
血液喷薄的律动

我的腮放在脸上
眼睛斜睨着屋子的入口
腿不安地
抑或是习惯性地抖动着

原来是风
沉默最要好的姐妹
载着来自冬末春初等待的燥热
推门而入又夺窗而逃
于是终于让这寂静变作失望
最后沸腾

新一轮的等待
在心跳声里
在低着的头上
在发亮的屏上
在指尖
也在上一轮的阴影里
淡然而又从容地开始

门开了
发出呜咽
这是谁的哀鸣
我站起来
发表演说
等这阵风吹过
我便倒地
再也不醒。

李立晨：

鱼，凤凰，给我的兄弟良

你看，我最终还是放逐了
半坡愿为爱的温床
陶器成就永恒的故乡

我叹，你最终还是自焚了
河姆渡拭去未落的泪水
图腾收容无意的捆绑

早已切除了忧伤
情殇无所依傍
双目喷涌出火焰
打湿他人的衣裳

他人？衣裳？
世界不是任我飞翔？
迷惘？紧张？
辉煌点下灿烂梦想

战败，拘谨，诈降，
苟同信仰，
渴望，河水，
古老的地方，心之所向，
二人望风披靡地心之所向！

夏蕤：

二月风

风在咬我
这温柔的二月春风
冰冷地钻进我心里，
吸血

我曾追逐你
 也许踩了你的尾巴
 让你疼的发怒
 可你何曾知道
 我只是想，
 稳稳地给你个拥抱

那曾经滚烫的鲜血
 在阳光下红的刺眼
 跳跃的光亮
 是给你的眼泪在灰飞烟灭

渴望一个夏天
 渴望一个巨大的黑夜
 把我蒸发或吞噬
 但终究，
 我的心冉冉升起
 二月，再无春风

黑沙漠

西风吹起巨大的黑夜
 我踩着黑色的沙漠
 流下最后一滴眼泪止渴
 拖着风干的身体
 我重重地踩下自己的脚印，
 然后抬起

于是身体越来越轻
 脚印越来越重
 我感觉灵魂
 从似乎从比她还轻的身体里升起
 仿佛要逃离

不
 我轰隆的卸下所有的脚印和自己
 无声地在黑夜中继续行走
 目光举起苍白的星星
 地平线上是更黑的光亮
 我终于看到太阳

张昱菁：

三月里你们在一起

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刚刚好这天气
太像一片柔軟的云
不太暖和 你们刚好可以亲昵
不太寒冷 你们刚好可以手牵手走在风里

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默然相爱 寂静欢喜
你的心情从不像我洋溢眼底
阳光劈头盖脸地洒在我眼里
我才发现
你们的亲密 让我措手不及
我行走在不能再流连的早春三月里

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我还是一个人走来走去
看你沉沦的样子不方便打搅你
我一个人抱着悲伤的疑问坐在屋里

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我的生活还是平淡无奇
我承认偶尔会落雨
因为想象你在想她时会温柔地弹琴

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天边风光太凌厉
预兆太稀
悲伤太密
我只有转过头去不再看你
或许就不会再想起
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我不知道现在的你们在哪里
 我只知道你们在一起
 我安静地坐在这里
 轻描淡写地写下字字句句
 我最不懂得的人是你
 可我最想书写的人也是你

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春光像执迷不悔的盛情
 已铺陈如何收起
 可生活锋利
 我有一颗想陪你上路的心
 却只能对你说
 这动荡的三月里
 去找她时
 路上小心

只因
 三月里
 你们在一起
 故事细腻
 两人足矣

我悲伤地坐在这里

我悲伤地坐在这里
 没有缘由
 悲伤清冽又浑浊
 也许是因为感受到冬天要走
 也许是因为春天的态度很暧昧
 最有可能因为深爱的夏天太遥远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秋天更加扑朔迷离
 悲伤狭隘又辽阔

没有缘由
我悲伤地坐在这里

坐在这里 我的悲伤又深了一些
大概是因为看见你
又发现是认错了人
坐在这里 我渴望看见你
更害怕看见你
怕你出现 是和别人一起
怕你消失 留下背影踽踽
可大概也不是因为这些
大概 只要想起你
我的悲伤就又深了一些

于是坐在这里 不再想你
悲伤似乎是淡了少许
但我看到自己紫色的衣服
又看到窗外天空的碧蓝
悲伤就又绵绵软软地爬出来

我埋怨自己
怨自己为什么跑不快
怨自己为什么不能止住你眼里的雨
怨自己为什么不敢远行看雪
怨自己为什么不是一只海鸥
怨自己
为什么是自己

我悲伤地坐在这里
没有缘由
悲伤朦胧又清晰
也许是因为清早的晨光太熹微
也许是因为正午想起阳光是你最爱的颜色
最有可能是因为在黄昏里看见远处一对太像你们
当然也有可能因为深夜里回忆又稀稀松松活了过来
悲伤汹涌又平静
没有缘由
我悲伤地坐在这里

张义婧：

巴黎铁塔下的哭泣

深夜中，
 伴着眩晕的酒红，
 显得格外繁华，
 而打破醉人的浪漫——埃菲尔铁塔。
 达无限之域外
 存天地间连续不断变调的风景
 伴随电梯急骤上升的水线而惊叫
 塞纳河还在脚下缓缓地流着
 米拉堡桥墨绿的桥墩
 涣然复写着一段美丽的情话

而你依然兀立在晓色初泛的顶端
 轻轻旋转修长的肢体
 闭着眼睛
 去感受这浓浓气息
 而巴黎大地下的我仍在沉睡以微弱的呼吸
 为何，为何，我赞叹的话语
 却迳直被一排排充满几何图案的方格锁住

我曾以为你离开了地面；
 永远也不会停下来了
 我曾以为你离天空很近很近。
 高傲得不曾低头

无数双温热的手抚摸你冰凉的面孔，
 你的内心却依然孤独。
 ——巴黎的浪漫，衬托你的冷艳。

经历百年风雨的朽铁在沉吟。
 如桑蚕啜叶婴童吮乳，声声有情
 巴黎天际线也会因此晃悠颤栗…
 你总是那么的直那么的高
 我原以为你是拒人之外，高傲无情的。
 谁哪知你还会凝神默想着那遥远的冰雪之地

陈赅：

凌乱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自己不肯放过自己。

一切的凌乱
 让我无法呼吸
 若窒息了
 也就结束了凌乱的一切

你知道么
 你知道的
 我是曾经的影子

只是
 没有阳光的地方
 影子也不会开心

你知道的
 我一如既往的追着太阳

只是
 我太慢了
 只得同黑暗毁灭

祭奠那段阴霾的日子，祭奠那段尘封的往事，祭奠自己曾付出
 却不曾得到的一切……（编者注：原诗此行为蓝色。）

2009.7.18

我想说

有人说
 爱上了便是一世的忧伤
 不，不
 我想说
 一旦去爱了
 便会忧伤一世

爱中有太多顾虑
想得到再多
也会一无所有

爱中有太多猜忌
想了解再多
也会一无所知

何不
你是树
我是藤
仅此而已
相依

有人说
恨过了 便是一世的心悸
不，不
我想说
一旦去恨了
便会心悸一生

恨中有太多痕迹
想记住再少
也会难以忘记

恨中有太多情意
想交集再少
也会难以舍弃

何不
你是岸
我是船
仅此而已
相忆

（作者原注：这首诗，是我看妈妈在席慕容的集子上做的小注“何
不你是藤 我是树 彼此相依”，而后续写的。比较有纪念意义，
嘿嘿。）

2012.3.7

盼

盼，
 一次萌芽
 即使只算初露头角
 也是嫩芽睁开眼睛后的第一份勇气
 盼，
 一次邂逅
 哪怕仅是擦肩而过
 也是我们前世五百次回眸时眼中的笑意

盼，
 春回大地
 再无萧瑟，再无孤寂
 有的只是光
 有的只是影
 有的只是
 ——你
 你已来，雾已散
 前行，不驻足
 驻足，莫回望
 回望，无悲伤
 目光所致，是春意盎然的未来

2012.2.28-4.4

曾文心（华师）：

夜雨

雨夜来临时只有我和高塔
 水滴连成铁栏
 那月亮落在高处
 探望着黑暗里的囚犯

我站在阳光下

春天的来临不可抗拒
树叶淹没枯枝

蝴蝶的翅膀藏在叶里
阳光下树影斑驳

沐浴母亲的怀抱
远方有一把吉他

此刻
阳光是如此寂静

长路

当然，我喜欢吃苹果
橡胶圈给土地铺上沥青
火红的皮肤下
血液如碧波

尼古丁没有味道
不久之后又是这般排列
是啊
红色就在我眼前

...

组诗部分

..

杨怡：

尘埃

(1)

前世的我，是一朵花
 一朵摇曳在悬崖边的小野花
 清风醉人三分
 阳光在海面投下耀眼斑驳
 俯瞰海那边喧嚣的城池
 何时才会止住漠然的匆匆？

遥望灯红酒绿间隐匿的万千落寞
 在午夜低吟浅唱
 唱得繁华落尽
 唱断所有悲喜的来路
 沐浴月光
 便见深海婉约的眼泪
 仿佛夜夜低诉着古老的传说

我是如此卑微而安宁地存在着
 也许世间忘记我的名字
 也许岁月遗落我的回忆
 也许风霜令我疼痛
 可我仍奋力在岩缝中汲取点点希望
 在时光中挥霍毕生的暗香
 坚忍是我的信仰
 正如眼中从未曾消停过的倔强
 哪怕花瓣凋零
 也甘之如饴；

卑微
 不能抹掉生命的坚强。

(2)

今生的我，是一个凡人
一个沦陷孤独泥泞中的凡人
孤独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通病
行走在陌生的城市里
到处是
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车水马龙
转弯
仍是令人窒息的匆匆
同样漠然的天空
被看不出区别的林立高楼分割成支离破碎的面孔
映衬着每个人的无力和渺小

万家灯火看得太多
就会更寂寞
只因每个飘着家常菜香的傍晚
没有一盏灯属于我
多年的漂泊
我害怕自己将迷失于现实密密麻麻的网中

但我知道
人生的坚韧和成熟
必然要经历破茧的阵痛
我
和你一样
在人潮涌动中卑微地成长
学会不轻易流泪
快乐着自己的快乐
伤悲着自己的伤悲
学会勇敢地承受
便不再害怕生命之重与生存之艰
漫漫长夜
回忆伴我入睡
关怀的温馨
怀抱的温柔
笑靥的温暖……
都足以支撑我快乐地歌唱下去
是的
生活很累
可我坚持微笑面对；

卑微
不能冷却爱的温度。

(3)

来世的我，愿化一粒尘埃
一粒平凡而卑微的尘埃。
看遍人情冷暖
道尽悲欢离合
被吹散在春风的途中
被遗忘在歌谣的尽头
漂漂荡荡
没有来处
亦无需归宿
皈依从来不是某个处所
皈依在路上
我愿做一个在路上的观察者、倾听者、记录者
正如一个古老的诗人
写下来自每个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的
诗篇

老家旧屋的米缸
烛光里母亲慈爱的目光
孩子离家的行囊
火车远去的声响……
那也许是每一个
每一个简单而平凡的个体
细微甚于尘埃的记忆
却也是被大家深深深爱着的和怀念着的
最美好的旧时光

而我
只选择沉默地用温暖的文字装点世间
然后
对每个人、每段发生微笑
我向往着简简单单、认认真真的生活
默默地用自己卑微的一生
为世界增添一抹色彩；

卑微
本来就是一种伟大。

贾晓珍：

蒲公英的爱

—

我们是一起出生在那片麦田里的。
 那时候风就在吹着，轻柔。
 阳光在田野里躺着，温和而暖。
 不知名的虫子在摩擦着翅膀，鸣叫，悠扬。
 我们同一刻把柔嫩的头颅探出在陌生的世界里，紧张，担心，害怕，恐惧。
 然而当目光触及彼此，安定的感觉，在我们的心里，瞬间——成长
 嗯，我们是蒲公英，注定漂泊的生命。
 我们相视一笑，约定相伴，一生也不长。

—

清晨，我们一起吮吸阳光，
 一起在凉露水中洗浴。
 一起看着那些比我们高大的生物。
 中午，它用它细小的绿色叶子，
 挡在我的头上
 给我遮阳。
 夜晚，我们紧紧相拥，挤走寒冷和失望。
 有时候天气很晴朗，
 我可以靠在她稚嫩的肩膀上，
 看天上的星星发亮，
 我们数着，数着，数着
 忘记了数量。

—

那一次，一个小孩走过
 遗落了一科方糖。
 它那么大，从天空落下，
 一场地震发生，震动八方，
 你害怕的浑身发抖，还是
 假装——
 搂住我的肩膀，摸摸我的小脑袋
 说：别哭，你看，太阳还是太阳

鸟儿还有翅膀
 麦田还一样金黄
 风也还是不慌不忙
 我依然在哭，说它挡住了我的眺望
 你说：我们要学着原谅
 它也是不小心被命运遗忘
 忘记把降落伞背在身上，
 才会到了这个不属于它的地方

.....

后来我们一起照顾方糖

四

后来，方糖陪着我们接受阳光，
 陪着我们数星星，看月亮。
 只是它越来越悲伤
 失落的泪水把自己把自己的身体
 变得越来越脏，也越来越瘦弱。
 有一天的晚上，
 它怯怯的对我们说
 我就要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
 去不知道的地方流浪，
 也许是土地里，也许是大海上。
 我拉紧它的手，不让它被黑夜带走，
 我熬啊熬，
 天就是不变亮，
 终于我坠入了梦乡

五

我和它一起怀念着
 那块不辞而别的方糖
 当——
 天亮的时候，我的手空空如也
 我的方糖
 你消失在何方？
 它还是抱着我
 说：不要悲伤
 小方糖只是去了它爱的地方
 是去寻找它的天堂

你要怀着
希望
然而说着说着它别过脸庞
以为我没有看到它脸上的不安和惊慌

六

后来的日子还是成长
那个雨夜冰冷而漫长
我畏惧那齐腰深的雨水
那是我们世界里的大洋
麦子们欢乐的高歌
掩盖不了我的绝望
我相信那一次
在大水里，有一种叫做死亡
的东西
向着我们张望
但是，我躲在你温暖的怀抱里
不曾畏惧
近在咫尺的死亡
你的胸膛
住在方舟上

七

那一天
你的头发染上了岁月的霜
白色的头发
有点滑稽，有点荒凉
我问：你是不是要去找方糖？
你笑笑：我只是要飞翔，
自由快乐，无拘无束的飞翔。
飞累了。
飞不动的地方就是家乡。
我委屈地说：我不要你去飞翔
我只要你守在我的身旁
为了你，我诅咒风起的地方

八

然而
 洁白的花终于也在我的头上绽放
 然而
 风终于带来了
 我们的旅行箱
 送来了我们的翅膀
 我们不自觉的随着风起航
 在最蓝的天空中流浪
 在最白的云朵里徜徉
 飘荡——自由——欢唱
 却不小心失落了彼此的方向
 我知道你在看着风起的地方
 回味你的流浪
 我知道你飞累了
 就会看到天堂
 因为我也一样

九

可是
 我怎么能忘记
 约好了的，日日相依，夜夜相望。
 可是
 我不想一个人享受阳光
 我不想一个人看月亮
 我不想一个人数星星
 我不敢一个人面对雨水
 我不敢一个人面对
 丑陋的死亡
 我不想……
 我不敢……
 那么，虽然理解
 我不想原谅
 你把我抛在不知名的远方
 我不想原谅
 你抛弃了曾经的誓言
 然而我想起你眼中的渴望
 我知道你爱飞翔
 我不想你为我放弃你的梦想

那么
亲爱的
我不悲伤
因为你住的地方
是我的
左心房

十
我在风里滑翔
我是注定漂泊
漂泊向着死亡
的蒲公英

凝霜：

——编者注：为哲学院陈贻的母亲的笔名

心之小憩

（一）给我遥远的朋友

总以为你很遥远，
却原来一直
驻扎在心底，
守候在身边；

总以为你很亲近，
记忆中的背影
却总是清晰朦胧，
渐近渐远；

总以为可以忘记，
却不想每一次细小的牵动，
总能唤起
心灵深处
温馨的怀念……

远方的朋友
你好吗……

（二）独翼天使

总以为
许自己一生时光
怀揣浪漫
独赏花开花落
独叹潮起潮涌
怀揣寂寞
独叹聚散离愁
独叹虚幻飘无

捧一杯浓浓的咖啡
聆一曲天国的女人
却原来
前世的回眸注定今生的相遇
今生的相遇却原是久别的重逢

你我都是独翼天使
在一起
才会翱翔展翅

你我都是独翼天使
让我们
生生世世
如影随形

（三）默然相爱 寂然欢喜 ——走进仓央嘉措

一部《非诚勿扰》
让更多的人认识了你
三百年前一个活佛
一位诗人
一段传奇

你见或不见
 你念或不念
 你跟或不跟
 你爱或不爱
 我就在那里
 情就在那里
 不喜不悲
 不舍不弃……
 我升起风马，摇动经筒
 我磕长头，匍匐在山路
 我闭目在经殿的香雾中
 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

目光流连于文字
 思绪穿越至从前

我用心灵贴近你
 我用灵魂感受你
 仓央嘉措
 我想读懂你
 那份执着
 那份忧伤
 那份神秘

聆听你那
 注定让一生改变的
 只在百年之后
 那一朵花开的时间

……

默然相爱
 寂然欢喜

...

教师评论部分

...

当我们谈论爱情

刘馨

爱是讨人厌的字
当它嘲笑黑夜
当它折断长尺
而你在听

卢损评：短诗难写，这是写诗朋友们的公认，因为短诗不能承载更多的情感信息，方才需要达成“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效果。这首诗以抽象的“爱”作为核心意象，爱情生长在我们的周遭，对它的言咏也从未绝衰，作者没有停留在对之“歌颂”的主旋律上，而是剑走偏锋，以“讨人厌”定位爱情，在颇具趣味的描写中告诉人们，即使它如此“讨厌”，但倾听者永远都会存在，想要摆脱它那甜蜜的纷扰，当会是一种徒劳。

她

李悦

我在你的5点钟方向
 静谧的石柱悠然地遮挡
 你瞧不见我
 我只能把你想象
 一个奋笔疾书的姑娘
 一个温婉秀丽的女郎
 漆黑中一抹红色的云霞
 星辉下一袭流彩的暗香
 我瞧不见你，你瞧我不见
 睁了眼是惆怅
 闭了眼是凄茫
 埋头翻几页的闲书
 诗章里寻你的模样

卢桢评：诗歌来源于生活，诗歌是对生活的点化，这话说得一点都不错。这首诗的作者选取的正是大学生平日里习焉不察，却时刻经历的“自习室”生活，一道“静谧的石柱”封存了抒情者与他心仪的女孩现场交流的可能，却在另一个向度上启发了他的丰富想象，诗歌由此也传递出平实而自然的生活情感之美。

詩風 詞韻

◇ 九張機 · 七夕寄遠人

／ 于家慧

一張機，清輝滿地枕函欹。飄搖萬裏隨風去。
蓮舟向晚，蘋花點點，夢在楚江湄。
兩張機，春風何事入羅帷。斜陽宴罷明珠苑。
差池燕羽，連天芳草，極目送君歸。
三張機，爲誰心裏一絲絲。青驄陌上搖徵轡。
無端風絮，藏鴉楊柳，拂亂玉人衣。
四張機，南園風物看多時。相逢一霎還相別。
樓高人遠，陽關聲切，流韻漸依稀。
五張機，槐風拂面贈詩題。烏絲欄寫回文字。
琴心難解，紅箋易送，且莫負佳期。
六張機，紅蓮疏雨和新詞。織成一段鮫綃帕。
冰絲橫豎，行間沅芷，脉脉倩君知。
七張機，鶯眠夜靜兩相宜。更深頻把殘燈續。
重簾影裏，賭書拈韻，不道月沉西。
八張機，芙蓉漸老葉低垂。凝霜月露催寒柳。
長長來日，紛紛世路，憂樂總相隨。
九張機，青山不礙白雲飛。紅塵俗諦消磨久。
文期酒會，少年心志，傾盡手中杯。

◇
古
意
•
長
門
怨

／
王
寧
馨

日影暮鴉嘶昭陽，白頭宮人掃空床。
秋風卷瓦金屋冷，枯草掩徑蘭臺荒。
阿監掃葉猶喟嘆。昔年翠鬟結冰霜。
洞庭烟濤明作滅，九嶷寒銷不住凰。
仙人掩面不忍顧，揉月作雨落瀟湘。
侍立朱扉無青鳥，昆侖阿母起彷徨。
紫玉烟消芳魂散，長安何人怨吳王！
錦衾不暖椒蘭枯，朱顏黯淡汨無光。
徒煩相如傾城賦，佳期如夢期又誤。
雲水迷茫鴛鴦老，碧海青天雨無書。
荒冢兮青磷，腐草兮螢光。
前塵兮就木，三生恨兮未央！
人間世，怕思量。
怎奈蒼寰無意帶奴去，
枉與弄清商。

◇
滿
庭
芳
•
上
元

／
王
承
宇

拂袖東風，華燈初夜，上元佳節游懷。
暗香飛度，花海望無涯。十裏烟花漫漫，
都付與、五色天街。又燃竹、行人點點，
都被炮聲埋。
閑哉！當此際、軒窗滿月，別有心裁。
願添此新杯，舊識誰來？共飲何妨對
影，乘夜色、不惹塵埃。終惆悵、無
人相問，心事倩誰猜？

◇
過
錦
丘

／
劉
芳
名

新晴日轉宜，適訪錦丘兒。
河柳三春怠，山桃一樹遲。
依稀看長草，仿佛聽流澌。
莫嘆韶光促？園人又剪枝。

采访程滨老师

被采访者：程滨，字子浚，号矫庵。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今授课于南开中学，私淑叶嘉莹先生。2008 北京中华诗词（青年）峰会优秀青年诗人奖之一，当代诗人。作品收入《矫庵语业》、《矫庵集》中。

采访者：马琳，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学 10 级本科生，“链接古典—网络旧体诗词共时性研究”项目组成员。

马：您在创作过程中认为网络旧体诗词的发展障碍在哪？

矫：很多人传统功力不足，古典审美标准没有建立起来，旧体诗词的语感不正确。很多人太欲“速成”，太欲出“自家面目”。

马：您觉得当前网络旧体诗词创作状况怎样，问题是什么，对未来是否抱信心

矫：当今是创作泛滥，精品缺乏；尖新有余，动人不足。问题同上。未来与我没关系，无所谓信心不信心。诗是不需要跟别人学的，天分不到，学也学不出来。所以只要历代典籍存在，任何时代都可能平空出现好的诗人，并不需要师徒相传。

马：未来的创作中格律和用韵是否还需要遵守？

矫：传统的格律与用韵，这是必须的，没商量，不然就写新诗去。

马：如何看待网络平台及网络文学十年的发展对旧体诗词的影响？

矫：从风格上讲，确实出了一批新的流派，比如所谓实验体等等。这些风格流派虽然未必被历史认可，或者造诣未必多高，但确实是前代没有的，是时代风气。而网络确实这些风格的传播交流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如果没有网络，也许有些新的风格的东西，因为没有出版物等传播途径，大家很难有机会看到，也很难形成一代之风会。

马：旧体诗词在描摹现代人生活状态、表达现代文学种种母题（人文关怀、终极思考、普世精神等）的独特价值，与新诗的区别？

矫：人不能截然分新旧，诗也一样。同样是活在今天的人，有的人从内心到衣着都很时髦，都很西化；有的人则可能很传统；有的人则可能杂糅着古今中外。至于有些观念与情感，也无所谓古今的。人的很多共同情感，是古今无二致的。所以现代人读古人的诗，会真的感动，会真的产生共鸣。那如果就这点而言，今人写出了与古人一样的旧体诗，那么我们就不能说这些诗的内涵不是现代的。我觉得旧体诗在描摹现代生活方面，其价值正在于“旧”，所谓“旧”，就是传统，就是古典，从精神到形式上的。因为真正有思想有关怀的现代人，是不可能与“古”无关的。就像现代人做一件大褂穿，他自己穿起来很好看，也很享受，这不就足够了么。至于新诗，怎么写过，也不爱读，不知道区别在哪。

马：当下年轻人创作需要学习什么具备什么知识和技能？

矫：知识和技能是很浅层次的，是技术层面的。如就近体诗和词而言，不过就是按《平水韵》和《词林正韵》分清平上去入和韵部，然后依照格律写诗，依谱填词。至于内涵方面，那就没法说了，性情、才气、学养不同，成就不同的风格，也不必强为轩轻。

马：结合您的创作经历，谈谈您与网络诗词的渊源，一些感受。

矫：实际我这个岁数以上的诗人，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诗人，只不过我们的作品是在网上被人了解罢了。因为我们在当初步入诗词之道时，根本没有网络，所以当初的学习和创作，都与网络无关。这批人到开始上网之时，在诗词创作上早就已经小有所成了。所以说，我们的诗本身和网络没有关系，只是网络给了我们一个展示和交流的平台。当然，因为有了这个平台，所以之间也会有些风格和观念上的影响。但这种影响也未必都是积极的正面的，甚至很多人越写越怪异，虽然个人风格突出，但风格突出并不代表就是好。至于再年轻一些的网络诗人，因为受网络影响太早，所以多是脚跟尚未立稳，就被五色所眩。致使后来的人越来越缺乏扎实的传统功底、纯正的传统审美、深厚的传统底蕴，创作的人虽多，但出色的作品却越来越少。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网络对诗词有着非常恶劣的负面影响。总之我认为，诗是自家之事。

沙粒 乾坤

一粒沙中包含三千大世界，小說雖然小，但是色彩斑斕。穿過這粒沙子，讓我們一起去探訪那亦真亦幻的沙粒乾坤。

一．葬礼

明艳的阳光撒在三月初生的青青草地上，空气里弥漫着淡淡的草香，杂草丛生的山坡上，我看不到小路，但是，我明明就在小路上走着。

我在 30° 倾斜的山路上，与山坡垂直的走着。

我的前面是一个瘦高的大概 30 岁的人，他应该是我的小学同学吧？别问我他的名字，我忘记了，如果你希望她有个代号，请叫他 S。我看着他的后脑勺，想象着另外一个人的容貌。那一人在 S 的前面，她和我们不一样的，她距地 40cm 身体与小路平行。她大概叫做 H，可能也是我的小学同学，她的眼睛闭上了，不会看她前面人的后脑勺。（她“躺”着，我不能看到她的任何体貌特征，所以我在苦苦思索她该是什么样子。）

她的前面是一个略胖的小女孩，我的小学同学 L，她走路的姿势带着十来岁孩子的那种不安分，大红色的衣服很漂亮。她时不时看看前面的 C。

C 也是我的小学同学，他佝偻着背白发苍苍，嘴里哼着欢快的丧礼进行曲。他发臭的衣服周围有美丽的蓝色大蝴蝶在翩翩起舞。

嗯，我们在给躺着的 H 送葬，我们都在走着，姿态很奇怪。

“喂，S，你能看到 H 的脸吗？她现在什么样子？”

S 把手抬起来，放到脸的前面，我猜他是在抠鼻子。“H 吗？我们的小学同学？不可能吧，她没有死的。这个可能是 X 吧，我记得是她死了。我也看不到她的脸，她的脸是朝下的。”

我突然想笑，因为我的名字就是 X。不过还是忍住了没笑，我怕会笑出眼泪来。

L 接口道：“我看得到的脸，她虽然已经 40 多岁了，但是脸还和当初上小学的时候一样，温柔可爱。”

“哦，对不起，H，我踩到你的胡子了。”H 的身体明显向前一倾。

“C，你的歌唱的真难听，一点都适合合唱给死人听，来个好听的。”多嘴的 L 一直在说话。

织梦人

■ / 珍子

C 果然很听话，不再唱那个丧礼进行曲（其实那时候他刚好已经唱完了。），“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毛主席就像那……”S 和 L 欢快的鼓掌，C 周围漂亮的大蝴蝶都飞走了，许多蛇在他的面前飞舞着，他的笑声很好听。L 用胖胖的小手捕捉那些蛇，把它们放到自己的衣服里面。后来她用闪亮的小蛇编织了一条被子给 H 盖在身上。

我们下了山，走过谷地，山谷里的玉米长得很旺盛，深绿色的植株，头上顶着黄色的花。后来我们又开始上山了。上山下山，下山上山，不记得翻过了多少座山。

我看到一个镶着银色边框的一米见方的黝黑的山洞，我想知道里面是什么。

“喂，弟兄们，你们看到山洞里面去看看吗？”我很用力的喊叫。

“山洞是什么？”他们四个异口同声。然后就不理我了，继续向前走。而我就被山洞吸了进去。

山洞里是绿色的荧光充满的，我飞快的走着，双手都被磨破了，而脚却像是糖稀做的一样。软绵绵的在肩膀上挂着。我的时速有 200 那么多，然后撞到了一块海绵上，七窍流血，我用衣服抹了抹海绵上的血，然后就晕过去了。

醒过来的时候我在南开大学二主楼二楼的楼道上，我走过一个门口，看到我高三的同学们和当时的班主任在一起

吃饺子，我说：“大家好，你们怎么在这里？”

他们都看着我说：“H是个大饺子，大家抓住她。”（他们明明是X的同学，为什么会认识H呢？我不明白。）门口里伸出了100多只手，都要来抓我。

我向后退了一步，他们没有追出来。只是很多手在门口挥舞着。

继续向前走，在下一个教室看到了我的初中同学CC。他招手叫我过去，摆着一张大饼似的脸对我说：“X，你在干什么，今天中考唉，要不要一起来考？”

“哦，没兴趣，我在给我的一个熟人送葬，你要不要一起来，现在野外的风景很美，有青青的草，和煦的阳光，还有漫天飞舞的小蛇。”

“听起来不错哦，你等我回去做完数学卷子。唉，对了，这个要钱吗？参加葬礼。”CC一脸奸笑。

“谈钱多俗啊，有我在呢，给你打个折，3000人民币怎么样？”我觉得我很真诚。

“哦，好吧，现在就给你，你等我三分钟，我先去答完卷子。”他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九张印有红色太阳的白纸塞在我的袜子里，然后跑回教室里面去了。我向教室里望了望，我的初中同学们每个人坐在张桌子上，桌子摆放很整齐，他们的头有的是向日葵，有的是豌豆，有的是樱桃炸弹，还有傻瓜，玉米……他们只占满了半个教室，另一半教室是几个很像僵尸的老师沿着直线走向同学们，走着走着脑袋就掉下来了……

我想，这好像那个很二的游戏啊。

我蹲下来，闻到脚下的钟表一秒一秒走过去，大概是三个小时左右，CC没有再出来。我想下楼去看看花园里面盛开的那些散发着腐臭味道的黑色花。我从楼梯口走下去，走啊走啊，走啊走啊，我数了数足足走了18层楼那么远，还是没有看到出口。（我明明是从2楼开始下楼的啊？？）这时候我的眼前划过一声惨叫，眼前温柔的滑过许多色块，眩晕的感觉。

* * *

我又看到了送葬的队伍。然而他们现在没有一丝在送葬的意思。

S、L、C围坐在一颗大树下，中间点了一堆火，他们好像在烤肉吃。

“喂，你们为什么停下来了，H呢？”

“哦，H在火上烤着呢，肉还挺好吃的，你要不要来一块儿？”C把他上嘴唇上面的大胡子掉在树上，嘴里嚼着大块的肉，肉上撒着肥美的小蛆。

“我好渴啊，不太想吃肉，血还有吗？我想喝一点。”我确实很长时间没有喝过水了。

S头也不抬的把一壶绿色的液体递给我。我仰头喝了下去，真的很不错，似乎和七喜是一个味道的。

“妈的，她死的太冤了，都是万恶的社会把她逼死的。”

“嗯，要不是东方老师和西门叔叔那两个大坏蛋，她也不至于死掉。”

“还有呢，还有她的女朋友猫猫。她也不是好东西，居然对着她找男人。”

“唉，真他妈没人性，人都死了，她爸爸妈妈还不给来收尸。”

“那算什么，她老板把她死的时候穿的那身衣服都抢走了。”

“还是我从一条藏獒那里抢来了一套白色婚纱才使她不至于赤身裸体的参加葬礼呢。”

“还有她的儿子，太不像话了，都不给她把胡子剃掉。”

我们在树下吃吃喝喝，H的眼睛一直在树上狠狠瞪着我们，大概它也饿了，想要吃点尸体什么的了。

S、L、C突然都站起来，向着路边走过的孔子和他的学生们问好，行礼。

年轻帅气的孔子对我们笑笑，有说不出的意味。

子路趴在地上对我们喊话：“汪汪，汪汪汪，汪汪汪……”他讲了10分钟才停。

S、L、C点头哈腰，做出一副不明觉厉的样子。

然后曾点偎依在孔子的怀里说：“喵，夫子，人家饿了。”

S、L、C恭恭敬敬的把H的两块大肉献给了孔子。孔子一行心满意足的走开了。

他们三个望着孔子的奔驰轿车使劲吐唾沫。

S突然抱着脑袋哭了。

“你怎么了？S。”我看着他，莫名其妙，但是有些不详的感觉。

他不理我们，只是哭。

“我知道，我知道他在伤心什么，但是我不能告诉你们，我怕你们会受不了。”L天真无邪的脸，真的很可爱，但是她的语调和僵尸一样冷。（真正的僵尸确实被我们烤来吃掉了的。）

“哦，我来给他把把脉。”C把两根指头搭在S的屁股上，闭上了眼睛。

“明白了，我也知道他为什么哭了。”

S突然站起来，眼神呆滞。“我——们——都——要——死。”

他死鱼一般的眼睛扫过我们，一个挨着一个。最后他的眼神停在了我的脸上。

“这是孔子说的。”

我感到巨大的恐慌向我袭来，死亡的悲哀压在我的心头，我知道下一个被送葬的就是我，也就是说下一个被吃掉的是我，但是那团黑色的死亡，什么时候会来袭击我呢？下一秒吗？还是明天，后天……

* * *

我被吓醒了，除夕夜的晚上，冷汉涔涔的窝在黑暗里，一动也不敢动，怕死亡会在我动的那个瞬息将我击杀。而这时窗外的鞭炮叫得正欢。

二．坠母镇和木木夕

坠母镇的早晨很美，但是没有人会欣赏，大家都可能在做梦。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入睡，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醒来。一切都很偶然，没有人知道规律，因为没有规律。

阳光最先照到的建筑是“木木夕”的大楼。木木夕是本镇最高的建筑，一幢30层高的木结构大楼。阳光照在楼上，一个个窗口闪着银亮的光，像是长了无数眼睛那样。木木夕有很多窗户，全都是阴阳鱼那个形状的。这幢楼最有特

色的地方是大厅门口的对联。左边是一个瘦长的大字“梦”，右边却是七个字“做梦有害身体健康。”

兮兮从十楼的433房间走出来，昏昏沉沉乘电梯下楼，满脑子装着刚才的梦，她不知道哪里社会会是那样瑰丽而野蛮。

一楼的大厅很大，没有什么家具，但是一点也不空。一摞一摞的小说被摆成一个一个同心圆，圆点处是木木夕的老板兼服务员……

兮兮走出电梯门，沿着圆形的书墙左走了三步，右走了两步，然后停下来，敲了敲面前的那本正红色的书。书堆哗啦分开了，半米宽的缝隙出现在兮兮面前，今天里面是黑暗的，她有些疑惑，这里面从来都是有光的。但她还是深吸一口气，走进书墙里。因为以前走进书墙里的时候，虽然有光线，里面还是很神秘的，而且没有哪一次的景象是相同的。现在没有光线，增加了一点神秘感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她走进的时候，被这突然而来的变化吓到了。

书墙很高，直通到天花板上。“迷宫”的通道狭长而黑暗，没有一丝光线，只能摸索着向前。直走，左转，直走，左转，直走，右转，直走，左转，直走，右转，直走，左转，左转，右转，左转，直走，右转，左转……她在很有压迫感的黑暗里走着，小心翼翼，全身的每一根神经都绷得紧紧的，她不由自主的越走越快，甚至跑了起来，只因为她感觉尽头应该是有光的。在看到那指甲盖大小的光点之前的一秒，她感觉自己快要晕过去了。而光亮出现的一刹那，她全身瘫软的倒在了地上。盯着那一点点光，全身没有一丝力气来支撑她向前。

“是兮兮吗？”一个柔和的女声响起，在同一时间里，前方亮起了白昼的光，白光里是一个优雅的女人坐在躺椅上看小说。

“呵呵，气色还不错。”带着白框眼镜的女子抬起头，看着兮兮。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如往常。

兮兮感觉她是在愚弄她，在侮辱她。拜她所赐，她全身瘫软的倒在地上，像一条麻袋那样，脸色应该是苍白无比的，怎么会气色不错呢？她想想破口大骂，

她开口，听到自己说出的是“珍子先生，早上好。”时，她有哭笑不得的感觉。她低下头。羞愤使她的脸变得很红。

“嗯，早上好。”珍子低下头继续看她的小说。

一分钟的静默。沉默有时候是一种压迫。

兮兮受不了这沉默，抬起头看珍子，当她的眼神掠过珍子背靠的那面镜子的时候，看见自己的上半身出现在珍子老板的脑袋上方。她惊奇的发现自己根本没有瘫倒在地，而且气色确实很好的样子。

“兮兮，昨天的生梦 怎么样呢？”珍子很不经意的问她。

“什么？”发现自己好好的站着，她一时摸不着头脑。“您说什么？”

“昨天的梦境怎么样？”

“哦，那个梦啊。感觉不错，但是我怀疑那不是生梦。”

“嗯？为什么呢？”

“梦和人的实际体验是有关系的，谁会体验过那样蛮荒的社会呢？人类不是文明的吗？”兮兮揉揉太阳穴，想要驱走疲惫的感觉。

珍子对她笑笑，有一点苦涩的意味：“那当然是生梦，是我的好朋友佳琦贡献的。”

“佳琦，那是谁呢？”兮兮感到很奇怪，贡献生梦的人应该都是坠母镇的。而且兮兮认识小镇里的每一个人，却从来不知道有个人叫做佳琦。还有，珍子先生深居简出，朋友似乎也不算有，怎么会有好朋友呢？

“哦？佳琦？我没有说这个名字啊，我说那个生梦是左双鱼贡献的。”珍子永远没有情绪的脸，在那一刻竟然有一些惊惶。

“可能是我精神恍惚听错了吧。”兮兮相信自己没有听错，但她的直觉告诉她，即使她继续问下去，她也不会再说什么了。即使勉强说了，也不会是真的。

“珍子先生，我可以回家了吗？”

“嗯，好的，你走吧。”兮兮转身，走出两步。

“哦，等一下。”

“还有事情吗？”

“你还是带两个梦境回去吧，你的病还没有大好。”

珍子说着从她脑袋上拔下来两根头发递给兮兮，这时她脸上浮现着微微的笑意。

兮兮接过头发，把它放到了一个精美的水晶瓶 里面。看着她的笑容，兮兮觉得珍子先生真是个温和可爱的人。

“谢谢珍子先生，我先回家去了，再见。”

兮兮走出书的迷宫，出去的路一片光明。

站在木木夕的大门，阳光明媚。

但是她没有察觉，坠母的人都没有察觉，木木夕轻微的地震。

* * *

兮兮一边走，一边想那个叫做佳琦的人，她显然和坠母的人是不一样的，那么她是谁呢？来自哪里呢？难道是坠母之外的世界？坠母之外还有世界吗？

走着走着，她和一个推独轮车的人撞到了一起。兮兮被撞倒在地，周围是撒了一地的水果和蔬菜。

“小姐，你没事吧？”瘦黑而神采奕奕的左双鱼把兮兮拉起来，正在给她拍掉身上的尘土。（左双鱼是运送造梦材料的男子，他是被珍子先生收留的。每天负责从山上采集造梦材料，然后送到木木夕。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管他叫主席。）

“哦，我没事。对不起，是我走路不小心。主席。”

“把你的东西撞翻了，我来帮你捡起来吧。”兮兮蹲下来把番茄，黄瓜什么的扔回车上。

“没关系的。”左双鱼总是很和气。

“主席这么早就去买菜了吗？”

“不是去买菜，这些看起来像菜的东西，其实都是造梦的材料。”

“哈哈，我还以为这些只是黄瓜、生菜、西红柿呢。真是有眼无珠啊。”

“其实我也觉得它们就是普通的水果蔬菜啊，只有织梦人 才知道怎么用这些东西呢。”

“织梦人真是神一样的人呢。主席，你见过她吗？听说她是住在木木夕的。”兮兮的好奇心又开始泛滥了。

“我也没有见过她，她像住在时间缝隙里的人，从来不会让人察觉的。”左双鱼也显出一副很苦恼的样子。

“也许珍子先生见过她吧，我每次都是把造梦材料直接给珍子先生的。”

“哦，这样啊。”兮兮越来越觉得珍子先生有什么东西在瞒着大家，但是她没有头绪。

造梦材料都收拾好了，他们站起来，就要互相告别。

兮兮突然想起来什么事情。对左双鱼说：“主席，木木夕有你的生梦吗？”

“有的啊，我有一次喝醉了，跑到443睡觉，然后做了一个很怪异的梦，梦到一群奇怪的人，后来这个梦就被放在房间里了。”主席有点不好意思的笑笑。

“哦，这样啊。我昨天体验的好像就是你的生梦，那个梦真刺激。”

主席笑得更好不好意思了。

“再见，我该回家了。”

“嗯，兮兮小姐再见。”

就在他们挥手告别的一瞬间，巨大的爆炸声从木木夕的方向传来。美丽辉煌的大楼火光冲天……

三．寻找太阳——等待日出

我独自走在黑夜的大街上，穿越着一个又一个昏黄的光岛。路灯是习惯孤独的动物，甚至不愿去靠近几米外的同类，他们各自守着自己的光明，自给自足。

现在地球时间19点，尽管我不知道哪里有表。

我记得我是个记性很不好的人，除了这一件事情，我还记得两件事。第一件是我要沿着大街向前走，一直向前走。第二件事情是走到路的尽头就可以看到太阳。（当然即使到了路的尽头也要是在早上7点之后才能看到太阳的。）

一个人，冷风，路灯，黑暗的大街，向前走。

也许走着走着我就会忘记我为什么走下去了，好像有人设定我的记忆能力只有12个小时。我手里拿着一支荧光笔，向我经过的每个路灯问好。

我在第一个路灯那里写下了1，尽管不记得到底“1”是什么，但感觉很好。

现在天气很冷，但是我没有穿着衣服。或者“我”还不知道什么是“衣服”好了，又一个路灯，我写下2。

为什么路上连一辆车都没有呢？风刮得很大，但是什么也吹不起来。路上很干净，只有我和路灯。

现在我去写下3。

没有同类，曾经听说地球上70亿人。但是我一个也没有见过。

3后面应该是4。

5,6,7,8,9,10……

40。

我的肚子开始咕咕叫。

现在是41。

“喂，你怎么了？是孤单吗？还是累了？”它不回答我，自顾自的继续叫唤。

42。

我懒得搭理它了，因为它也懒得搭理我。

43

它的叫声越来越响亮了，我的力气好像被它吞噬了，我很累。

44

眼睛前面好像出现了薄薄的雾，昏黄的路灯光一团团在我眼前摇曳。

45

受不了了，这家伙烦死我了。

我向左边的黑暗里伸出手，不知道抓住了什么东西，它被黑暗扯着，不让我拿出来。我停下来，用两只手抓住那东西，使劲把它拽出来。我不知道手里的东西是什么，用舌头舔舔，有点甜，又有点咸。没等我辨别出那是什么，那东西就自己顺着嘴巴滑到了胃里。现在肚子不再叫唤了。我继续向前，走向下一个路灯。

46,47,48,49,50……

99。

天空下起了小雨。（我听说过天空，但是没看到过它，雨是从头顶上来的。那么也许天空是在上面吧。）我看不到

雨，只是觉得身体湿了，水留在了身体表面，冷却从毛孔钻了进去。

100,101,102,103,104。

没有形状的雨不知什么时候变成了六角形的白色雪花，身体被这些白色的花打击着，不由自主的颤抖。

105,106

腿和脚颤抖着，不再好好工作，我走得越来越慢。

107

再次把手伸进黑暗里，这次抓到了一些片状的东西。我又停下来，用尽全力（我只是应该用尽全力。）薅出了一堆布片，如果没记错，这就是衣服。把这些杂物裹在身上，刺骨的冷有那么点减轻。

108,109,110。

一个人的世界总是很空很空的。这世界上除了我还会有叫做人的东西吗？

111,112。

“喂，停下来。”一个软绵绵的声音出现在长长长长的路上。我感觉是要有同类出现了。我停下四下打量。没有人，什么都没有。

我向前走，我在寻找太阳，那个有光的火球。

113

耳朵自己站得很直，想要捕捉刚才那个软绵绵的声音，但是它再也没有出现，耳朵很失望。

114

115

身体被疲惫充满，像是一个灌了浓铅的气球。坐在第115号路灯下，我仰望天空，天空无星无月。所以仰望天空和俯瞰大地好像是一样的，除了黑就是黑带来的悲伤。看左边也是黑的没有形状，看右边也……我以为左边应该和右边像是物和镜像的关系。

但是，错了。右边本来不该有东西的，但现在右边相对的路灯下，出现了一个坐着的人，坐着的女人。

不，没错，这样才是对的，因为左边的路灯下有我，那么右边的路灯下有她才是更好的对称。

左边，路灯，背靠黑暗，115号路灯下，我。

右边，路灯，背靠黑暗，115号路

灯下，她。（假如她恰好也在计数的话。）

在那一刻我们都忘记了走下去的使命，我们相向跑到路的中间，紧紧相拥。

这时候是地球时间7点，太阳应该升起的时候，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时间，虽然没有表。我目视前方，

115

116

117

118……我看得尽头的路灯，看不到路的尽头。

我有那么些失望，因为我等的太阳，没有出现。但是我收获了一个同行者，她将会是我的另一半。我们从左右的黑暗里薅出被子，相拥在路的中间沉沉睡去……

* * *

我们独自走在黑夜的大街上，穿越着一个又一个昏黄的光岛。路灯是习惯孤独的动物，甚至不愿去靠近几米外的同类，他们各自守着自己的光明，自给自足。

现在地球时间19点，尽管我们不知道哪里有表。（我走在路的右边，另一个人走在左边，他好像是男的。这样陌生的人，大概不能说成“我们”。）

我记得我是个记性很不好的人，除了这一件事情，我还记得两件事。第一件是我要沿着大街向前走，一直向前走。第二件事情是走到路的尽头就可以看到太阳。（不知道左边的那个人怎么想。）

我手里握着一支笔，想要涂抹些什么。但这么黑的世界，涂抹过也不过被黑暗淹没，什么也留不住。

路灯的杆好像是白色的，在我看到的第一个路灯上写上了1。

然后走向第二个路灯，1后面大概是2。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3,4,5,6,7,8……

39。

写下39，才发现39号路灯好像和前面的不一样，它上面有东西。“1”。这个数字我刚才写过。而且这个笔迹和我的很像。难道是我不小心走回了原来的地方？不行，我要回去看看。

对面的男人这时候也停下来了，然后当我开始往回走的时候，他也选择了

相同的方向。

39,38,37,36.....

6,5

4

3

2

越来越近，越来越紧张。真的很怕看到路灯上同时有“1”和“39”两个数字。我慢慢走进。松了一口气，还好只有“1”。继续向前，我在寻找太阳，一个应该在6点到七点出现的红色发光发热的火球。

1,2,3.....37,38,39

写着39和1的路灯，再次见到。既然这个1不是我刚才写的，那它是不是我写的呢？如果是，应该是什么时候写的呢？

没时间思考，继续上路。

40,41.....

50。很诡异的发现我的肚子好像有一点胀大的趋势。怎么了？吃多了吗？

51,52,53.....

60。

肚子变得更大了，到底怎么了？突然呕吐了起来。想到似乎有种病叫做“怀孕”。

61

但是那不是要一男一女做点什么事情后才能发生的吗？

62

我似乎从来没有和谁干过什么事情啊，我从记得开始就是一个人走在路的，或许是忘记了？

63,64,65,66,67.....

80

肚子大得成为了一个拖累，我越走越慢，越走越慢。

81,82,83.....100

肚子里的东西要出来了，我疼的叫出了声，跌倒在地上起不来了。对面的男人听到呼号声赶忙跑过来帮我的忙，我很疼，用力的让那个物出来.....我晕过去了。

100号路灯下，我醒过来的时候那个男人手里举着一个皮色发红湿漉漉的小“人”。我的大肚子消失了。我满身是汗，浑身没有一点力气。

这时候是地球时间7点，太阳应该

升起的时候，别问我为什么知道时间，虽然没有表。

100号路灯下，我们向前看。

100.....110.....

看得见尽头的路灯，看不见路的尽头。

我们依旧没有看到那个大火球，我们都很失望，除了那个刚出现的小“人”。他大概还不能懂什么叫做失望。

但是多了一个人，少了一份寂寞，依然有些高兴。

我们没有继续走，他从黑暗里薅出来了木头和茅草什么的，在路边搭起了茅屋，我们三个互相依靠在黑暗里，沉沉睡去.....

* * *

地球时间19点。我们（不认识的男人和女人还有我）。路灯。向前走。

我是个小小的人，似乎刚刚出现没几天。我的记忆力很强大，我知道很多零零散散的地球往事。比如钟表、汽车、飞机、外星人.....但是我的记忆力又很弱小，我不记得19点之前发生的任何事情，包括我的父母的任何事情。或者我的生命就是从19点开始的。

我记得我们在追寻太阳，传说在这条路的尽头，没有路灯的地方，会有一个红色的火球。

黑暗的夜，两行路灯，没有尽头的大街。左边是个男人，右边是个女人。他们在路灯上鬼画符，那些东西应该叫做阿拉伯数字。而我在大路的中央学习走直线。

我看见左边的路灯后面是一片森林，茂盛，葱郁。绿的颜色让人很眼馋。（我相信我能看到比他们多的东西，我能用鼻子闻出事物的颜色。）

听说闭上眼睛是不可以走直线的。我闭上眼睛。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十步之后我睁开眼睛，差点撞到一个路灯的杆上。路灯有“39”和“89”两个数字，“男人”正在我身后的某个路上写着数字。我蹲在路灯下等他过来写下另一个数字。

他走过来，眉头紧锁，嘴里念叨着“为什么会有其他编号呢？我明明只写过一次的，真奇怪。”但他还是写下了第三

个数字“119”。

继续向前走，不停留。

120，

123，125，

我觉得120之后应该是121。我没有和他说话，他看起来很严肃，甚至有点凶恶，我怕他揍我。

我去看那个软绵绵的女人记得数字，与120对应的是114，之后是122，再后来是138……

她似乎比他还混乱。

“女人，你的数字写错了。”我看着她脸，她的脸很好看，当然身体也算好看。

“是吗？我看看。”

她从138开始往回走，到达122后她停下，思考。

“小孩，我确实错了。”她的软绵绵的声音留在空气里，人却飞快的向来的路返回去。

他们是心有灵犀的，尽管谁都不认识谁。当她返回时，他也返回去了。

从这个时间到早上7点我一直坐在“125”和“138”之间的道路上，看着他们俩从尽头来，然后又返回去，来来回回，虽然脚步越来越疲惫，但是谁都没停下。他们不时拍拍自己的脑袋，好像要搞清楚什么似的。

我不禁想：我们不是要寻找太阳吗？不是该走尽道路吗？现在他们纠结于数字是否正确，或许是错了吧？我该一个人向前走，但是我不敢，我怕，很怕。

那时候早上7点，路依然没有到尽头。大火球也当然不会出现。

他们都累了，身体软了，精神也坍塌了，没有太阳，他们痛哭流涕，哭晕过去好几次，我只能从黑暗里薅了材料出来，笨拙的搭了房子。大家一起睡觉了……

* * *

19点开始向前走，陪着或许熟悉的陌生人，寻找太阳。

路上很奇怪的冒出许多一起找太阳的同类，我们一起沿着大路数着路灯向前走，许多人的计数能力出现了问题，他们为了谁的数字正确而争吵，甚至打架。

7点，路没有尽头，太阳没有出现，大家都伏地痛哭，有的人跪在地上磕头。

19点开始向前走，陪着或许熟悉的陌生人，寻找太阳。

我是“男人”，高大，健壮。我从出现就是这个样子吗？为什么队伍里有些低矮而瘦小的“人”

人们向前走，偶尔看到路灯上有一些奇怪的“线条”，似乎有有说那是阿拉伯数字。

我不经意间看到森林里面站着，不对，是趴着？许多野兽，他们有亮闪闪的绿色眼睛，尖利的白牙，黑而顺滑的皮毛。许多的“狼”形动物趴在黑暗森林里，朝着我们虎视眈眈。

那些狼在我们向黑暗取食的时候袭击了我们。我们和它们战斗，取得了胜利。围坐在一起吃了它们的尸体……

7点，路依然没有尽头。太阳不曾出现。

大家还是悲伤到呜咽，有些人感到绝望自杀了。

19点开始向前走，陪着或许熟悉的陌生人，寻找太阳。

男人一起击杀躲在黑暗里的野兽，女人去采集绿色的“树”上的果实，那些东西挺好吃。

石头，土块，骨头。“打击”？

兽皮，穿在身上，“衣服”？

人不知道为什么变多了，东西不够吃。

人们为了争抢食物而分成了两个“部落”，部落发生了战争。

7点，绝望，痛苦，自杀。

19点，启程，寻找太阳。

“氏族公社”

7点，失望，很少有人自杀。

* * *

后来路灯渐渐被岁月和暴力毁灭，人类的记忆里只存着等待日出的信条，走到路的尽头一条被忘记了。

19点，聚集，祈祷，等待日出。

尧舜禹，禅让，夏朝。

7点，可以预期的结局，失望，但

是也有人笑笑就没有了。太阳应该是个球，但是有颜色吗？

19 点……等待日出

商、周、春秋、战国……抗日战争

7 点……太阳没有升起。它是什么形状呢？没有人知道了。

19 点，聚集，等待日出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 点……太阳没有升起。“红太阳”在这里升起了。

19 点，聚集，等待日出。

2013 年

人类的数量已经达到 70 亿，很早以前就脱离了大街，发展到了地球的各个地点，但是每天 19 点还是会聚集在一起等待日出。为什么呢？信仰？

其实现在地球的科技已经完全可以造出一个太阳了，所以这时候的晚上其实是一点也不黑暗了，黑夜甚至比白天还要更欢乐。分不清的黑夜白天，分不清的黑白。

7 点，太阳没出现。

19 点，银河 250 号殖民地，聚集在“太阳”广场，等待日出。（太阳广场上什么也没有，我们人类只记得“太阳”这个名词了，但它是什么呢？）

……人们彻夜狂欢……

6 点 30 分，迷醉的人群中突然有人高叫：我看到了半个红色的火球

一片喧哗的声音在人群里响起，大家的脸朝向各个方向，都看到了一个很大很亮的橙红色球体从地平线上一跳一跳的出现。（人类在这一瞬间恢复了关于太阳的记忆。）

欢呼……10 分钟

“太阳太阳，我相信我看到了太阳。那是太阳”

“它是那么美丽，我从没看到过比它还美丽的东西。”

“好暖好暖的东西啊。”

“这需要多少核聚变才能生成啊。”

痛哭……10 分钟

“我们等了你几万年了。”

“啊，太阳。”

“我的太阳。”

“为什么要抛弃我们，几万年的时光。”

“太阳，太阳……”

沉默……10 分钟

咒骂……72 小时。

“NND，我不活了……”

“请杀了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活下去了。知道了。”

“来，亲爱的，咱们一起去死吧。”

“妈妈，妈妈，你为什么不带降落伞就要从飞机上跳下来呢？”

“你 TMD 的太阳，你毁了我们的希望。”

……

之后开启的人类历史上的自杀与慢性自杀纪元。

时长 3 年。

美国和苏联互投氢弹。中国和日本互投氢弹。英国，法国，德国……朝鲜，伊朗，伊拉克，古巴，埃及……各地政府都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放蘑菇型“大礼花”

……

所有的超过 20 层的楼顶都挤满了人，远远看去，跳下的人成了彩色的瀑布。

三氧化二砷以及各种有毒的药品被抢空。

冷热兵器被抢空。（对砍，群砍，乱砍。还有抹脖子，切腹……）

为数不多的树林里挂满了尸体，地上也挤满了尸体。后上吊的人把死人尸体丢到地上，然后……把自己挂上去。荡秋千是多么美好的运动。

尼罗河，密西西比河，长江等各大水体被死尸充满。

铁轨上卧满了人，却没有火车驶来……

……

三年之后，地球及地球殖民地上的人类基本死光光。

为数不多的“胆小鬼”，继续活着。

人类文明从旧石器时代开始重新演进。

当希望变成了一种信仰，当等待造

成了日常，曙光的出现，就代表着死亡。

四．菜单

兮兮从梦中醒来，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她还沉浸在人类自杀的血腥与腐败里。

所以当她透过眼前的透明玻璃 看到外面的世界的种种疯狂时，她真的不理解。一切都变成了滑稽的快镜头，还是无言的默片。

前一刹那一对男女还拥抱在一起，下一刹那，那个男的已经躺在了地上胸口插着刀子淌着红色的血。

前一刹那房子还好好的，后一刻却被烧成了灰烬。

前一刻翠绿的树林，后一刻挂满了“荡秋千”的人。

浓烟，烈火，死人。慌乱的人群，破败的建筑，到处乱飞乱跳的动物。

兮兮仿佛觉得自己还在刚刚那个梦中，人类在集体自杀。她狠狠掐了自己一把，胳膊一片红色，像要出血那样，真疼。

那么，这不是梦……

* * *

没有人知道木木夕大火的起因，就像没有人能忘记它的结果那样。

木木夕算是坠母的圣地，织梦人是坠母的神，珍子先生是坠母的圣人。珍子先生把神播撒到人间的所有美好传递给坠母的人，她是人神之间的桥梁。

坠母的人从来没有痛苦。坠母气候适宜，地形平坦，没有任何自然灾害，风景宜人，环境优美，人们都文质彬彬，友好和睦。其实这里很像书本上陶潜说的“桃花源”，但是比桃花源更美好。

他们没有过度的感情和过度的欲望，也就没有过度的娱乐。

这里的人也有生、老、病、死，但坠母人对待这些很坦然。当然这坦然的态度是离不开织梦人，木木夕和珍子先

生的。

坠母的人都喜欢品尝梦，这是他们娱乐的方式。出生伴着美梦，所以没有痛苦；成长伴着美梦，他们从梦境里学习一切知识，包括语言（他们只学一种语言，因为坠母就是“世界”的全部，坠母语自然也就是唯一的语言。）、数学、历史、地理、生物……所以成长充满轻松；死亡也伴着美梦，所以没有恐惧。当然梦对于坠母人最重要的时候还是生病的时候，也只有生病的时候坠母人才会品尝到悲伤甚至恐怖的梦，珍子先生说了：以毒攻毒。品尝噩梦可以使“病毒”被杀死，然后病就好起来了。而品尝好梦只能让病毒吞噬掉这些“营养”，从而在身体里面壮大。

某天晚上，兮兮突然发高烧，皮肤蜡黄，局部水肿，昏迷。坠母的人从没有生过这么重的病。

昏迷之后短暂的失去了知觉，之后她就跌进了那个诡异的梦里，那个不属于坠母世界的“葬礼”中。

等她醒来之后，却又在很短的时间内见证了木木夕被火焰张牙舞爪的吞噬掉。

圣地消亡了，织梦人被吞噬了，珍子先生的白框眼睛也不会再有了。坠母人的信仰遭到了无情的毁灭。没有梦，要怎么活下去？生、老、病、死，种种苦痛要怎么面对？兮兮在那一瞬间崩溃。再次昏迷了。

* * *

当脑子里的混乱和眼前的混乱都告一段落的时候，当梦中的慌乱被关回梦里的时候，当坠母真实的默片只剩下安静安静和安静的时候。

兮兮从时光沙漏里出来，看了看挂在墙上的表和同样挂在墙上的日历。“3月9号中午9点5分。距离木木夕大火已经5天了。而她做梦的时间大概只有2个小时。”兮兮暗暗想道。

外面的火已经熄灭，满地的尸体也已经冷透。兮兮不敢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但不代表她不明白这一切。事情的原因她都明白。失去木木夕和织梦人之后，坠母的人们是活不下去的，那是被泡在绝望里的感觉，就像梦里的“人类”

看到太阳出现时的恐慌，都是信仰崩塌，都预示着死亡。兮兮知道死亡也将会是她唯一的归宿，没有人能在知道自己是最后的“人”之后还有勇气活下去。

但她知道现在自己还不能死，她还有许多疑问。她能判断出她生病后品尝的两个梦都不是坠母本地人创造的，它们表现的状况似乎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另一个人类的世界。

尽管当时她相信了主席贡献了第一个生梦的说法，但现在想起来，主席说的是十楼 443 房间而她自己睡过的房间是十楼 433，那么这个梦一定不是主席贡献的，它或许是织梦人自己做过的梦。她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想，直觉，或许只是直觉。

还有那时候“迷宫”非同寻常的黑暗，那时候觉得可能这只是迷宫的一种新变化，而变化是随机出现的。现在想来，这一定也是不寻常的。

突然珍子先生的脸浮现在她的脑海里：珍子先生正在把两个梦境递给兮兮，她的脸上有那样温和的微笑。

兮兮闭上眼睛看着这个微笑，突然感觉珍子先生的微笑里竟然有那么多悲凉和无奈，嗯，还有毅然决然。

还有，记忆的最后场景是伴着巨大的爆炸声，木木夕燃起了熊熊大火，她受不了打击就昏过去了。那么她又为什么会在时光沙漏里出现呢？谁把她送回来的，谁给她服下了刚才的梦境？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

兮兮想回到木木夕的废墟去看看，去寻找一些蛛丝马迹。正当她要开门的时候，看到门上贴着一个白色的信封。上面写着：兮兮亲拆。

兮兮想不到这会是谁留给她的，所以只能拆开看看。字迹很潦草。

兮兮：

我是左双鱼。

看到信说明你醒了，我也就放心了。

你在木木夕门前晕倒了，我把你送回去了，并且给你服下了一个梦境。

很抱歉，我不能等你醒来了，织梦人和珍子先生还在木木夕里面，我要去找她们。虽然我知道我去了应该就出不来了。

信的背面有一个菜单，那是珍子先生交给我的。她说过：“如果哪一天木木夕出事儿了，你就照这个菜单造一个梦境服下，你就能知道坠母的秘密了。但是记住，只能在木木夕出事儿之后，如果在木木夕完好之前品尝这个梦境，你、我和坠母所有的人都会患上一种织梦人都治不了的瘟疫。”

我要去找珍子先生，没时间品尝这个梦了。我把它留给你。

双鱼

补：造梦材料在你的厨房里。

梦的名称：原来。

配料：时间香肠 100 克，悲伤生菜 5 片，眼泪豆腐 100 克，开心番茄半个，诚实黄瓜两根，白酒 2000 克。坠母葡萄酒 5000 克

做法：

1. 将时间香肠切片，越薄越好。眼泪豆腐剁成丁。
2. 开心番茄把汁挤出来备用。诚实黄瓜放到白酒里浸泡一小时，然后捞出来切碎。
3. 悲伤生菜放到水里开水里焯一下。
4. 将葡萄酒放在锅里烧开，然后把切好的材料放进去煮 5 天。
5. 将煮好的物质装到水晶瓶里，放置 10 分钟，服下即可。

兮兮把一切都煮到锅里之后，服下了珍子先生留给她的另一个梦境，钻回时光沙漏里继续品尝梦。

也许这就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沙漏里的两个小时刚好就是外面的 5 天，当兮兮再次醒来的时候，应该就是“原来”煮好的时候。

怀着发现秘密的愿望，兮兮又一次进入的梦乡。

（未完待续）

如是 我文

|||||

|||||

质而实倚，耀而实腴，不失本心，如是我闻。

如是我闻 | 北京随感 | 微雨未湿衣 | 灵魂只能独行

如是我闻

/ 夏蓁

佛教经典开头的第一句话通常都是“如是我闻”四个字，意思是“我听到佛这样说”。据说这是释迦牟尼临终前回答弟子阿难的询问时所嘱咐的。

阿难问曰：“佛涅槃后，经典的结集，如何才能叫人起信呢？”

佛陀答曰：“我涅槃后，一切经典首句应安‘如是我闻’等征信的句子。”就是说，这句话是我亲耳从佛陀那里亲耳听到的，佛就是这样说的，绝不是我自己编造出来的。当阿难诵集经藏时，他刚念出“如是我闻”，满座大众仿佛听到佛亲临说法，感动流泪。

佛说，一切众生本来具有永恒不变的佛性，皆可成佛。但是众生被烦恼所屏蔽，“心性本净，客尘所染”，只要转染成净，恢复本心，便可成佛。

可是，你说，我不想成佛，你说，这人间本就尘俗纷扰，你说，要生存就得弱肉强食。好吧，你看这个纷繁的世界，喧闹，堕落，尔虞我诈，同流合污；安静，美好，相亲相爱，晴空万里。你在这里哭，在这里笑，也挣扎也迷惘，也开心也幸福，还有，爱。然后你在这洪流里沉浮，被岁月席卷至今，或踌躇满志，或忙忙碌碌，或不知所措，握着一把仅有的今天，眼巴巴或安安静静地望着未来。这世界排山倒海而来，这世界的声音如雷贯耳却也悄无声息。但是，有一种声音你一定要听。或许你不相信佛的教诲，也无暇关注任何一种你觉得对你无用的信仰，但是，有一种佛你必须相信，那就是你的内心，“我”就是“我”，是我们每个人的本心，倾听那里最纯粹的声音，就像佛教徒听信佛祖的教诲一样，我们需要聆听自己的本心，坚持那个最本质的自我。

在我们活的这个世界，芸芸众生，忙忙碌碌，追逐着梦想。儿时的梦破碎了还会有新的梦想接踵而至，从田野里

追一只蝴蝶到小学里考第一名，从考上理想的大学到出人头地。从初出茅庐的大展宏图之心，到处碰壁后的安身立命明哲保身。每个人都在忙，看似轰轰烈烈的活着。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并不是作为生命在活，而是作为欲望、野心、身份、称谓在活，不是为了生命在活，而是为了财富、权力、地位、名声在活。这些生命堆积物遮蔽了生命，我们把它看得比生命更重要，为之耗费一生的精力，不去听也听不见生命与心灵的声音了。也许，通过勤奋刻苦的努力或处心积虑的钻营，很多人最终得到了他们想要的学位，职称，财富，荣誉。但是，当生命终结的一刻，这些会在顷刻间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你无法带走一丝一毫。用有限的宝贵的生命去换取那些终将消失的东西，到底值不值得？也许你会说，人生下来就会死的，那岂不是一生中所做的一切都毫无意义？不，我们拥有能够把握的东西，那就是生命的“过程”，是每一个“现在”。史铁生说，一个只想（只想！）使过程精彩的人是无法被剥夺的，因为死神也无法将一个精彩的过程变成一个不精彩的过程，因为坏运也无法阻挡你去创造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你可以把死亡也变成一个精彩的过程，相反坏运更利于你去创造精彩的过程。所以善待你的生命吧，沉静下来听听内心的声音，我要的到底是什么样的生活，我要怎样度过一生。然后多带上一份从容上路。当然这不是要你看破红尘无欲无求，在这个纷繁复杂竞争激烈的社会中这根本不合适也不可能。只是在向梦想忙碌进取着的同时，多一份对生命本身的感受和尊敬。

关于生命，我更喜欢随缘，但随不是跟随，是顺其自然，不怨恨，不躁进，不过度，不强求。就像老师说的“无为”，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做反而

是一种“有为”。饿了就去吃，吃饱了就停。减肥不吃，贪嘴多吃，这就是强为，是欲望作祟，不是随缘了。

所以，不管世界怎样，让我们怀着爱

与慈悲，坦然而从容地面对自己的生命，跟随内心的声音，去把每个日子都过得阳光明媚吧。

北京随感

/ 宋梁缘

总算坐下来逼自己写点东西，为北京。也许是出于崇敬，也许是因为太多名家驻足于此，不敢拙笔。但总要留点东西吧。

北京的街魂，不知怎么想起这么个词。此行倒是走过不少大大小小的街巷。不是公路的风驰电掣，不是汽车的蜂鸣，是北京人来人往的市井之街，是北京正宗而悠久的街头巷尾。每一条街市都充满了一种灵魂，在幽幽的北京城上空飘荡，翘首以盼每天发生的街井故事。

还未到晌午，各家街上的小店便已开张。北京的早晨总不缺乏勤奋热情的生活人。这假的三角烧，那家的文字奶酪，早已十里飘香、长龙排起。即使已领略过多次的美味，却依旧要再品尝把玩一次。一口满香的红豆抹茶，一杯清凉细腻的乳香，穿梭于每一个温暖的小吃店，都会唤起你的味蕾和一天的好心情。每一家小店都有一个属于自己名字，独特而别致，让人过目不忘。即使都是服装店，也都要秀出自己的特点。你叫“出其布意”，我叫“天天向裳”，你若正经古典，我必旁逸斜出，更有将牌匾倒置，让大家倒立观看。数不清的精致小屋，每每都将我吸引进去，久久驻足。放眼望去，南锣鼓巷这条弯曲而平坦的小巷里，大大小小的店铺，星罗棋布的小摊，糖葫芦的叫卖声，川流不息的车鸣声，人们讨价还价的争吵声，观光车的铃铛响，变戏法的神秘声，赞不绝口的夸赞，种种交汇，没有丝毫杂乱之感，只有一股温暖而平和的力量，给人一种

亲切之感。林语堂在《京华烟云》中大笔描写的老北京模样似乎一直延续至今没有改变。似乎你早已这座城市相识，那条街的灵魂也早已渗入你的血液作一次良久之谈，你深深融入这个氛围中，感觉你就是生长在这街市的巷中人。

后海的街市却给人别样的感受。我们在租来的脚踏车上绕着后海游走。冬日的后海结了一层厚厚的冰，水边的杨柳也只剩下枯干的枝条。慵懒的阳光伴着一丝寒风照在人们身上，有行色匆匆的路人赶去奔波，有闲适的老人带着狗散步，有孩童在冰上嬉戏玩闹，谁都不曾打扰谁，谁也不曾停下过。酒吧街里安静又喧闹，或慢慢地喝杯中的苦涩，或淡淡地凝视窗外的过往，不知名的歌手唱着自己写的原创歌，酒杯中不知名的美酒意外地安抚着谁的心灵。你可以在恣意中陶醉，在酒精中麻痹，却无法永远停止奋斗。北京也可以是这样一座城市。它给予你足够的包容与空间，却不能让你一直安静地存留。忧伤抑或快乐的面庞记录着瞬间的喜怒，你也不知道这里是不是归宿。

也许你憎恶天朝的虚假，你讨厌冷漠的人情世故，但这就是北京，这条街的灵魂总会在这里渲染不变的节奏，生生不息扣击你的心灵，寻找与你精神的契合。没有谁可以永远成功。谁说北京没有爱情故事，我们依旧爱林夏的执着，依旧相信真爱的承诺，古老的灵魂见证着一切，谁都不会被遗忘缺席。

还好一路有你们相伴。北京这偌大的

城市，古老神秘的京都，便捷快速的都市城，多元交织的魅力城，你们是一路上最美的风景。再大的城市，友谊与爱情都是不可或缺的风景区。我记得拥挤的地铁里你的手，我记得俯身系下的鞋

带，我记得有天线的公交车，我们的照片、足迹、回忆都将随时光奔往更广阔的世界。

2012年3月8日记

微雨未湿衣

/ 欧玉洁

随手关掉闹钟，迷迷糊糊地，听到窗外的雨声，细细的，点滴霖霖。

于是忽然生出一种冷雨敲窗的感慨，想像着一条无尽无垠的小路，冷冷风，凉凉的雨，一个人踽踽独行。

这一刻，穷尽心思，想不出一个确切的形容词描述自己的心境，只是想起另一番听雨的情景。

几年前的一个雨天，连绵了三日的细雨仍旧滴滴答答地下着，一杯热茶袅袅地扩散出茉莉的清与淡，碧绿的茶汤温柔润泽，仿佛春水融融。靠在床上翻翻诗词，杏花雨沾衣欲湿，即使落花的哀愁里伊人独立，也是种不得亲近的魅惑；那时候南山的樱花正好，碧桃艳艳，白梨胜雪，都在雨中。

那时候我喜欢下雨的日子，喜欢铺展开笔墨，用一种自以为怡然的滋味晕染生宣。耳中淅淅沥沥，是渺远的深巷杏花，丁香味道。于是笔端人物走向雨墨深处，青山暗合，有风在吹，有花在开落。

那微雨中的山像是入定，像是传来山中的晨钟与暮鼓，天地是一，人在一中。

山雨应该就是这样带着禅意的，或者，就带着神秘。

花精树怪，妖童狐女，一处檐角，一林桃花，沾惹了牵肠挂肚。

东方式的浪漫，常常就这般生长在雨天。还记得向左走向右走的故事，雨水打湿了写有号码的纸片，两个人的邂逅，终于只成为一场美丽的意外，意外地浪漫。

而在喧嚣的都市里，唯有下雨的日子显得清静，街面上会寥落一些。披着雨衣的摊主躲在车站的小篷子下面，烤红薯的甜糯温热了四周的空气，我开一点车窗，轻嗅着雨中的甜美，看见炉子边的小报刊亭里摆出了新一期的漫画。

“会感冒。”爸爸关上了车窗。

行道两旁摆放的三色堇大朵大朵地灿烂，小时候视力颇好，看得见花瓣上圆形的清透的水珠。

一度觉得风和雨，都是醉人的。于是我迫不及待地，想要走进雨中的故事。

后来离家千里，独自来到北方少雨的城市，再次谋面的一场秋雨，带来的不是金秋桂子，遍地的茶花，而是呛人的药水味道。绿色剥落了，每一棵树都那么孤单，在落寞的黄昏独自叹息。再后来偶尔下场雨，坐在教室里捧着一杯凉白开，瑟瑟地，冰凉的空气真灌入心底。鞋上泥点斑斑，只是莫可奈何。

昔日的好友间接地断了联系，偶尔发条短信，也只是谈谈各地天气，爱下雨的地方无论春夏依旧是雨天，有人说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

才明白歌楼上隔着层罗帐，怎么听都是不真不切，少年登楼，欢也好愁也好，都是糊涂的。

原来小时候贴着车窗看外面的雨水流离，看行人匆匆，或者是站在小亭子里看风景。即使撑伞的距离也不过是从校门口到教室，一直在看，在听，却一直不曾真的走进雨中。

灵魂只能独行

/ 陈曲

居于哲院时光已两年，由大一时面对空空的课表，时刻担心荒废时光的那份忐忑慌乱，到逐渐调整步调，终于学会把握大好时光，去把自己的不足一个个填满，充实自己到内心足够强大。没有人不爱年少的闲适，但可惜已剩的为数不多的校园时光已不待我慢慢去成长去适应去体味。我爱我的未来，与其为外物牵绊束缚，左右曾经的坚持，不如尝试灵魂独行。

这个想法的快速成活，是在读了周国平先生的《灵魂独行》之后，起初在图书馆为它驻足是被书名吸引，也许是身处大学时代最迷茫的时刻，偶然看到与自己心境相符的书名，便忍不住拿来翻阅。但当书中的一些情绪与自己那么偶然的契合时，那一种释然是不言而喻的，原来我的选择是正确的，原来在世上有如此多为梦而独行的灵魂，形影单薄孱弱，却依旧坚定。

这本书称得上是一本“出行哲思录”，真实详尽的记录了每一次远离国门的日子中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思所忆，是一场场执着而超脱的灵魂之旅。在千古荒凉的南极，在只身为客的欧洲，都有那样一个孤独却毅然前行的灵魂。周国平先生在书中说，“一个人无论要去什么地方，他的灵魂必须独行，否则他虽然身体到了那个地方，也不能说他真正到过那里，让灵魂的眼睛找到自己的视角。”

它让我回想起一种每个旅者都曾有的相似感受，其实自己只想做一个背包游客，去自己想去的的地方，遇见自己想遇见的人，但无奈妥协于现实，漫长的车程，喧闹的同行者，永远的人云亦云……现实总会给梦想一记狠狠的耳光。于是美好的旅行变为失败的走马观花，那些幻想过的种子永远未能成活。而有时又会恨自己不能尽兴而归，怨念又一场失败的旅行。

但周国平先生说，“问题取决于心性，你就随你的心性游离在热闹的人群之

外，让你的魂只在上帝创造的自然和你自己的思想中漫游。”我想我一场场失败的旅行源于自身未能真正解放自己的灵魂，我心心念念的平遥，我梦中的阳朔，旅程全都不尽如人意。漫长的旅途被内心的失望和不甘充斥，又谈何灵魂漫游呢？内心深处最渴望的，不正是在平遥古城上纵目远眺，细细抚摸那苍老却仍旧坚持的城墙；不正是在大漓江于游船上跳下，亲自去感受那称甲天下的山与水……灵魂被禁锢在身体里，身体被心境控制，谈何独行？

不只旅行，再想起大学生生活中遇见的人与事，复杂的人际关系一次次将生活打乱，应对这些复杂的人与事劳心又劳力，但我们却仿佛乐此不疲，因为我们害怕孤独，害怕被孤立，害怕被集体抛弃。

若说大学两年教会我的是是什么，引用七堇年的一段话再合适不过。“我想去相信一个人，非常想，可是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忙着生，忙着死，所有人都是如此窘迫的姿态。令我不忍心再向别人索求关怀。如果我们想不对人或事失望，唯一的方法就是不要对它给予任何希望。这不是绝望，这是生存下去的唯一途径，亦是获取幸福感的前提。”

其实孤独每个人都会面临，格格不入的寂寞，不合群的尴尬，一直都在人际交往中若隐若现。不同的还是心境，适应孤独，享受孤独，未尝不是解药。与其勉强自己迎合内心排斥到顶点的人和事，不如选择灵魂独行，感受孤独，让灵魂在世界中畅游。

快乐是他们的，但我拥有更多的宁静与畅然，更何况，他们眼中的快乐未必使我快乐。我有自己的满足，做一个快乐的孤独者有何不可。

但当下好像对孤独的缘由有两个极端，一种是不合群，永远无法理解群体中其他人沟通的话题；一种是不屑，坚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宁愿孤芳自赏。


但灵魂独行的孤独绝不是这两种中的任何一种，相反，它是快乐的，就算人处在喧嚣繁华的现实世界，灵魂却在另一个自由之域遨游。身体和灵魂，总要有一个在路上。

而且，灵魂的独行之路未必凄凉，当独行的灵魂与灵魂偶然相遇时，刹那间他乡遇故知的喜悦会弥漫在心间。灵魂只能独行，但不是在一片空无中行进。尝试想象这样一个场景，“我们仿佛置身在茂密的森林里，这森林像原始森林一样没有现成的路，我们必须自己寻找和开辟一条路出来。可是也许走着走着，便会在这里那里发现一个脚印，一块用过的木柴，刻在树上的一个记号，于是你知道了，曾经有一些相似的灵魂在这森林里行走，你的灵魂的独行并不孤独。”

我想每一个独行的灵魂，相较于在平庸的尘世中随波逐流，都宁愿去感受与其他独行的灵魂偶遇的刹那间的电光火石，世间最动人的，不正是一颗独行的灵魂与另一颗独行的灵魂之间最深切的呼唤和应答。

逆光

不以追求个性为目的，用客观独立的眼光，去探求事物潜在变化的原因。



■ 华西村 | ■ 从《北妹》中看底层女性

华西村

\匿名

华西村位于江苏省江阴市华士镇，1996年被农业部评定为全国大型一档乡镇企业，全村共计1500人，面积0.96平方公里。华西村被各级政府树为农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典型。

到华西村，给人的直观感受是，村民的小别墅很漂亮，五星级酒店超豪华，天安门城楼，长城，美国国会山等微型景观也别具一格。在华西村，唯一看不到的是华西村人，因为本村的村民都坐在办公室，不常出来。但在华西村，随处都可见宣传牌，标语牌上都是老支书吴仁宝的画像，与中央领导的合影以及他的语录，事迹介绍，书店里出售的是按照毛泽东选集与语录格式出版的《吴仁宝文集》。村里不时有旅游大巴开来，村子里各景点的门票加起来要高于迪斯尼乐园的门票。

在讨论华西村之前，我必须承认华西村的几个“事实”

第一，华西村的富裕不容否认。2004年，华西村人均年工资收入是12.26万元，是全国农民人均收入的41.76倍，城镇居民的13.01倍。当然或许有人质疑，华西村的富是不是真富，华西村村民每月只能拿到工资的百分之三十，其余的用于集体投资。如果村民选择抽出自己的资金，或者离开华西村，就可能不再富裕了。华西村集资后不停地投资（该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实业企业，涉足多个领域，一度想开航空公司），正好顺应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30年的大潮，使得华西村的集体财富暴增。从这一点来说，华西村很像是中国的缩影，一个集中个村民财富的很强大的村子。

第二，华西村的财富肯定和吴仁宝分不开，没有当了半个多世纪党委书记的吴仁宝，华西村的模式可能很难形成。在华西村去年提供的一份“华西村特刊”上，华西村88位先进人物头像排成“金字塔”状，吴仁宝一家22人处在“金字塔”的顶端。他们一家三代人几乎都担任了重要的领导岗位。吴仁宝交班给自己的儿子，但他强调说，儿子能够接班，完全是村民选举的结果，儿子有本事。从这一点来说，华西村又是中国的缩影，有一个强势的领导，“民主”和集中奇怪的统一在一起，自成

特色。

第三，华西村致富的途径是柔和集体主义与现代的公司管理于一炉，实行家族式的强有力的领导，村民已牺牲部分的自由与自主，来换取“共同富裕”。在经济上，吴仁宝追随的是邓小平路线，把村子变成一个集体出资，家族管理的大公司，融入中国的市场经济之中；但在政治上，他崇拜的是毛泽东，推崇毛泽东的集体化与独断管理。在这一点上，华西村同样具有当今中国的某些特色；经济上搞资本主义，政治上始终离不开毛泽东思想。

华西村对于中国，正如中国之处于世界。过去的30年，“中国模式”提供给世人的“致富经验”让世界惊叹和羡慕，但迄今为止，全世界无一个国家想学，愿意学或者能够学到“中国模式”。华西村成为“天下第一村”，同样吸引了全中国村落的眼球，可它的致富经验同样无法复制。虽然各地政府团前来取经，吴仁宝也曾经被调到江阴县当县长，但迄今为止，别说江阴，就是全国范围内，也没有出现另一个华西村。

在此特别强调，并不是要否定华西村的成绩，更不是对吴仁宝老书记有什么偏见。

作为华西村，作为吴仁宝，他的致富办法，如果是村民集体的意愿，并不应该受到严厉批评，中国当前实行的是多种经济成分，私人企业，集体合资与国营都存在。对于他们借助“天下第一村”来坐商业炒作，也是无可厚非的。从华西村目前大力发展旅游业来看，它靠融资与贷款的实业显然是铺展过宽，有些力不从心。在目前的制造业与金融业都走下坡路的时候，聪明的华西村利用自己的“名声”而发展旅游业，是一个好办法，这一点是大邱庄与南街村都没有想到的。

华西村建好不久的五星级酒店金碧辉煌，全世界任何一个投资人可能都不会在这样一个地方建五星级酒店，因为绝对亏钱。而华西村敢建，就是冲着“天下第一村”的牌子去的。没有这个牌子，没有全国各地赶来取经的党政干部，没有各地过来的游客，以及组织的各种会议，单单这个酒店就能拖垮整个华西村。再比如，这个五星级酒店里铸造了一尊金牛，据说造价三亿，于是引来一些议论，其实，这只不过是华西村的致富之道。

黄金放在那里，不但保值，而且现在去参观这尊金牛的游客，都需要买昂贵的门票。稍微一算，只需要几年的时间，门票的钱，就可以收回这头金牛的成本，而黄金还在升值。

华西村在政治上的炒作明显具有误导作用。一个明明靠市场经济发展起来的乡镇企业，却偏偏要高举毛泽东思想和计划经济的原教旨主义。这和当今社会有大批依靠市场经济与改革开放政策致富的老板，却宣城崇拜毛泽东一样，他们只不过羡慕毛泽东到死都把绝对权紧紧抓在手里的那种“伟大”。其实，那些商人与企业家如果在毛泽东时代，早就被清洗，甚至株连到九族了。

“天下第一村”的秘诀是政治上弄一个“假大空”。高举一些上面愿意看到的政治旗号，把一个集体合股的乡镇企业硬是炒作成“党委书记”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共产主义的

新农村。但在赚钱与对社会的贡献上，他们却是毫不留情，不折不扣的实行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除富裕了吴仁宝家族跟区 1500 人之外，没有见到华西村对国家，社会与外地来的打工者有超过普通私营企业更多的贡献。

但是“天下第一村”的牌子还是要高高举起的，为了华西村，更为了那些试图用这个不可复制的怪胎来解释改革开放的遗老们。可以预测，如果华西村的“天下第一村”牌子倒了，如果来自各地的取经党员干部不来了，如果来自上面的各种荣誉与支持断绝了，这“天下第一村”可能比他的兄弟大邱庄和南街村还要倒得快。这对于 1500 位华西村的村民当然有些残忍，但对于十几亿中国人，以及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开放，可能并不是一件坏事。

从《北妹》中看底层女性

/ 宋梁缘

北妹，是广东等地对外来打工妹的称呼。虽然在我生活的地方不曾听到有人这样说，但似乎可以用“农民工”来大致概括这样的一群人。农民工是指在本地乡镇企业或者进入城镇务工的农业户口人员，这一群体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自从改革开放至今，农民工问题逐渐成为关注的焦点，而又有这么多人可以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在“城市化”路上的艰辛。“关注弱势女生存困境，揭示打工妹灵肉沧桑”，这是盛可以创作《北妹》的初衷。读《北妹》，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农民工群体中的这些底层女性的生活，体会她们的辛酸血泪。

盛可以出生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属于“70后”，都说70后作家出于所谓文学的夹心层，既没有向文学体制或组织借力，也没有足够的商业市场追捧。虽然他们没有经历特别大的动乱或政治事件，但是有很多脱离道德底线的事件不断在身边涌现。作为生活在深圳的一个外地女子，盛可以也自称为一个“北

妹”，盛可以就是要在这一边缘化的地带体现社会底层的问题。在《北妹》这本书中寄托着作者复杂的情感，可能大多数人对于“打工妹”这一称呼没有多少好感，似乎在言语之间总会有些鄙夷的态度或是对她们敬而远之。盛可以用她细致而夸张的语言，极力向我们展现着底层女性的生活状态与心灵征途，表现出她对这一群体的同情与思考。

钱小红是一位从湖南妹子，前往深圳打工成为了“北妹”，她有着一对巨乳，“挺着两座山峰，乌云压城一样，毫无顾忌地逼过来。”她曾在发廊、工厂做工，也在酒店、宾馆等地方找事做，但处处受到各色男人骚扰和城市女人的猜忌。这个看起来文明而发达的城市，却带给了她们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她们不被这个城市接纳，钱小红和李思江获准进入城市的那张“宝贵”的暂住证是李思江用她的处女膜换来的。而就是这样一张纸，却夺得了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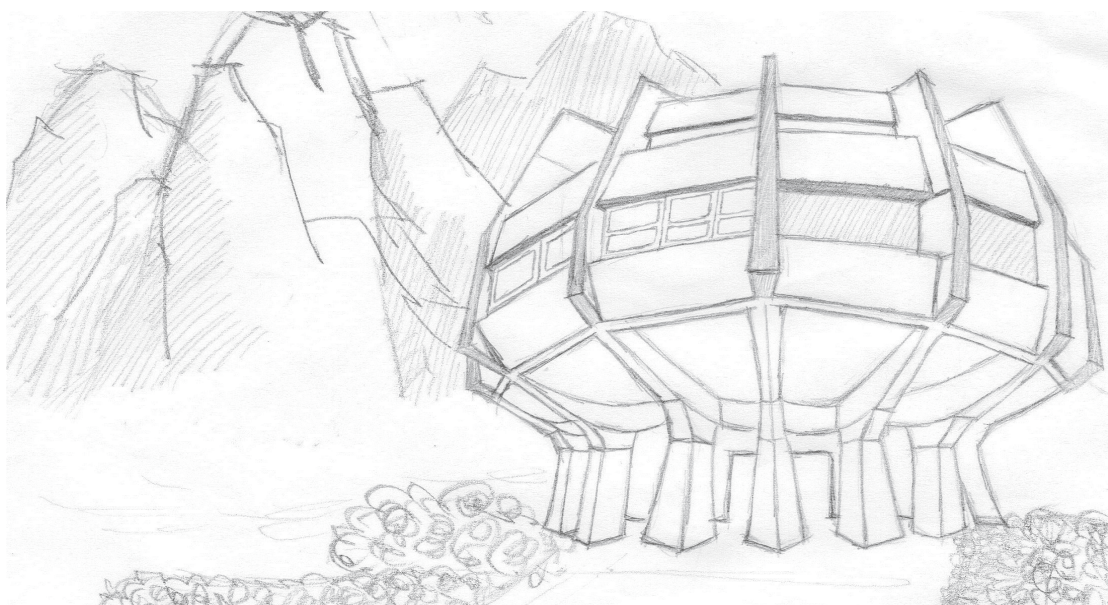
们身为女性的尊严，这难道是城市的潜规则么？她们的第一份较正式的工作是在发廊，这是城市中性交易的重要场所，那些出出进进的男性顾客有哪一个才是真正的来洗头推拿呢？发廊按摩间里弥漫的“精子的味道”早就说明了一切。也许这些底层女性没有选择的余地，她们在“城市化”的路上只能任由城市宰割，除了劳动力与身体，她们不知如何去适应这样一个世界。而城市女性在钱小红的眼中是虚伪可笑的。第一个出现的朱大常的女友，一开始就打翻了我们老师的印象，对钱小红这个假想中的情敌蛮横无理甚至辱骂，以“证明她是良家妇女，表现她的无辜与纯洁”。对城市女性的否定，实际也就是对城市和文明的反拨，生活在底层的人往往比城市上端的人对他们自身看得更清。这或许也是城市人应该思考的问题。而在她们的故乡，她们本应回归眷恋的地方，又是怎样的场景？她们被村里人指指点点，钱小红因为那对巨乳一直被视为“不安分的人”，更因为到城里打工被人们认为是去干不正经的工作，遭到别人的白眼和唾弃。即使伤痕累累，不为人接纳，“城市化”的路上，活下去，这最本质的动机，促使钱小红一刻也不能停止地在路上狂奔。

这样的“在路上”，在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语境下，是最真实的一幕，有多少农村的家庭，就有多少子女“在路上”，他们是农民工，是打工仔是打工妹，在广袤的农村，青壮年甚至孩子全都“在路上”。然而，即使是这样的生存状况，她们之中仍然不乏钱小红这般的不甘堕落的人。钱小红是自由无拘的，她恣意纵情，语言粗野热辣却不乏智趣，爱说方言，不管嬉皮笑脸还是打情骂俏，无一不充满肉感。“我操”，“猪日的”，这是她的口头禅。盛可以赋予钱小红的语言，全面呈现了真实生活的质感，把读者带入特定的社会景观中，似乎那个天不怕地不怕的钱小红就在我们眼前，咒骂着反抗着。盛可以笔下的钱小红是真实的，她对于欲望恣意妄为，毫不羞涩地直言欲望并积极寻求来自异性一方的满足。她的欲望与她的傲人乳房一样来得真切自然。她从小与姐夫偷情，随便和男人上床，虽然工作几经变迁，但性行为一直没有停止过，频繁的做爱几乎让我们无法接受。但即使是如此多的欲望满足，她并不把性行为作为交易，她认为男女是平等的，在性关系中把自己与女性的

被动和弱势拉开了距离，并放在与男性对等的地位，并且剥离了钱权的交易色彩。她是男人意淫的对象，她可以像“平胸”一样和老板发生关系，但她决不出卖身体的自由。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海上明珠夜总会”那次，钱小红不悛嫖客的淫威，决不“卖”自己，到最后差点被强奸时，一向泼辣的她居然苦苦跪求。于是，我们看到，这个在性方面开放主动的女人心，有着这样一个身体的标准，而且决不容许被任何外力所打破。即使别人轻贱她，她并不自轻，她有着对自身个体强烈的尊重。在她来到县城找的第二份工作中，她顺利地“通过”了废品仓库谭老板的信任考验，没有为了金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随后“竟然”又拒绝了谭老板的工作邀请，原因是因为考验导致了她自尊的受损和对老板的不信任。而与钱小红一道的李思江却在路上失去了一切，传统的妥协与顺从没有让她得到城市中的一席之地，没有爱情没有婚姻，最终连“生育权”都被剥夺。生存的体验使钱小红追求生活本身的真实性，驳斥虚假的爱情和婚姻。小说的最后一章是“要活下去”，我感觉到钱小红是有志向和想法的，不只是苟活，但她又能有什么志向呢？只是一种努力与抗争，是不甘心和主动出击。所以，钱小红更代表了一种生存的勇气，她就是这么“在路上”奔跑着，不知道跑向哪里，却不能停止脚步。

在小说的最后，我不禁再次感叹，盛可以给钱小红这样一个结尾来结束，“钱小红咬着牙，低着头，拖着两袋泥沙一样的乳房，爬出了脚的包围圈，爬下了天桥，爬进了拥挤的街头。”这样夸张的写法，虽然有几分荒诞却也属于真实，对于欲望的恣意妄为最终让钱小红被她的巨乳拖累，这是底层女性最后的结局吗？我遥想，她是否还能在路上继续前行，又是否可以坚持她的原则走到最后呢？在喟叹之余，我又想到时至今日，不知道还有多少农民工在匆匆的城市化路上，有多少底层女性还在痛苦的挣扎，而我们的城市对于他们是否有了应有的包容与政策的宽放。在小说中的“暂住证”，“人口计划生育证”“结扎手术”在今日是否还在逼迫着她们的脚步。但愿这个群体，尤其是其中女性，能够保持她们的本真与原则，也希望城市能够给予她们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

僧推谜案窗



锻炼思维，挑战智慧，月黑风高夜，人性的内涵暴露无疑。

最后的嫌疑人

1

“哪里的红灯时间这么长……”习惯了摇摇晃晃，居然因为停车而醒来，我也因此想起了自己还身处面包车上。看看车内确认了开车的人没有睡着，顺带扫一眼窗外。

“——什么嘛，是在加油啊！高速公路上哪有红绿灯……”就算是半睡半醒迷迷糊糊的状态，犯这种错误对自诩名侦探的本人来说也是幼稚得过分了。

对了，忘了说，这里是北关大学侦探社的集体出游，本人正是侦探社成员之一的林泉。所谓北关大学，名字听来固然颇有气势，实则与北关村大学城根本没什么地理位置上的关系，说到底不过是个只在城乡当地有些名气的不入流大学罢了；北关大学侦探社就更是个湮没无闻的小社团。

说到侦探社的成员，除了我之外，便只有社长曾云、副社长秦珊、“平民”欧阳鑫、兰晨、南宫峰。社长曾云比其他五人都大一级，据她自己说是在医院里混大的，所以对尸体鉴定的方面颇有心得；秦珊是与我同时入社的女生，当选副社长是凭借着过人的推理能力，不过父亲是教授，书香门第出生的她在课业上也是一贯出色优秀；欧阳鑫则是富家的千金大小姐，侦探社日常运作少不了她的物质支持；兰晨与南宫峰则同我一样都是典型理科男，分别修习数学和化学专业，在社里负责活动的组织工作。这次六人一起出游，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全团出动了。

天色接近傍晚的时候，车上的众人也陆续醒过来，大家一边啃晚饭一边闲聊。

“对这次的活动好期待啊，不知你

们准备的怎么样？”欧阳鑫扭过头问南宫峰和兰晨。

“哎呀，放心吧，早就写好策划了，需要的东西也带了。”兰晨爽朗地说。

“怎么也得比上次去玩的密室逃生强啊，绝对会让你满意的。”南宫峰也自信地回答。

“是啊，上次的国产密室实在太水了。”曾云插了进来，“你家房子收拾完没？”

“早收拾完了，就等你们去住了。咱们还有多久才能到？”

“大概俩小时吧。”

2

说到这次出游的目的地，便是属于欧阳鑫家财产的一栋山区别墅。别墅位于三省交界，周围风景宜人，侦探社要在那里聚会、郊游、组织“暴风雪山庄”，总之要玩个痛快。出游虽早在计划内，但在下午出发前又发生了意料之外的变动。

“大家都到齐了？”说话的是侦探社指导教师小何。

“对哦，小何是要跟咱们一起活动的哎。”兰晨贴近我的身边。

“她不是早说过了，还把做饭的任务揽下来了。”

“这位就是前几天说过的，下学期接任我工作的严老师。”

“叫我老严。”跟在后面的是个50来岁面目慈祥的男子。原来小何跟团参加活动是工作交接的需要。

接下来自然少不了互相问东道西的一番激烈交谈。刚刚见面的侦探社成员们也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聊些杂七杂八的话题。

“小鑫，你这衣服可真漂亮哎，哪买的？”曾云的惊呼引得在场众人纷纷向欧阳鑫投去目光。“这个嘛，可是买不到的。”欧阳鑫绽开笑容，“是订做的哦。中间的扣子能发荧光，所以稍微有点贵呢。”做出的虽然是贴近耳朵说悄悄话的姿势，音量却反而微微增大。这也难怪，欧阳鑫的家庭条件本就比其他成员富足得多，平时说话难免流露炫耀之意。

“咳咳。”老严清了清嗓子，转换话题打破了微妙的尴尬。“你们打算怎么去那？”

“大巴车嘛。下车再走一段。”

“那还不如坐我的车去，”老严很是热情，“面包车正好能装八个人。”

“老严你开过这种车？”南宫峰立刻察觉到驾驶面包车和家用轿车技术上的差别。

“他何止是开过，平常出差经常倚赖严老师接送呢。”

“经常出差，就干脆考了这车驾照自己开。”老严爽朗地答道，算是回应南宫峰和小何。

“不会经常醉驾吧？”不知道什么时候，欧阳鑫已经满脸好奇地翻起了老严带来的背包，居然还从里面拽出一瓶酒，“70度，老严是个大酒鬼啊。”

“要郊游啊，带瓶酒都不行吗？放心，开车时肯定不会喝的。”

“居然还是大烟枪！”欧阳鑫又翻出一包烟和一个打火机。

“我尽量少抽就是了！不要再翻我东西啦，你们都带了什么啊？”

于是在老严略带报复性的强烈要求下，众人纷纷展示自己包内的物品。

“哎，小鑫什么都没带啊？也对也对，都放在你家房子里面呢。珊珊带的是……嗯，化妆品，羊毛衫，还有本《宋词鉴赏》，毕竟是文学院的才女啊！这是，一个药瓶？”曾云开始发挥八卦特长。

“装维生素B6的，防晕车。说来云姐都带了什么呢？”

“你看，和你差不多，不过带的书是医学方面的啦。你们男生那边呢？”

“我也什么都没带，兰晨这是扑克牌和活动策划书，南宫这里……一堆书

啊。都是化学方面的……还有本折纸书？其它的有针线包，彩纸，卖房子的广告？”

“广告纸是郊游时给大家垫着坐用的。”南宫峰看出我的疑惑，连忙解释。

“我不是在奇怪这个……”

“呐，其实我也想问，你带折纸书、针线包这些东西……”曾云拿出折纸书面向南宫峰，书页被风翻开，折心形的那一页似乎做了标记，“难道是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没……没有啊。就是折着玩嘛。”南宫峰好不容易才搪塞过去。

“我带的东西嘛，”小何最后发言，“你们自己看就是了。”

众人顺着小何手指的方向看过去，在那里的是一麻袋水果蔬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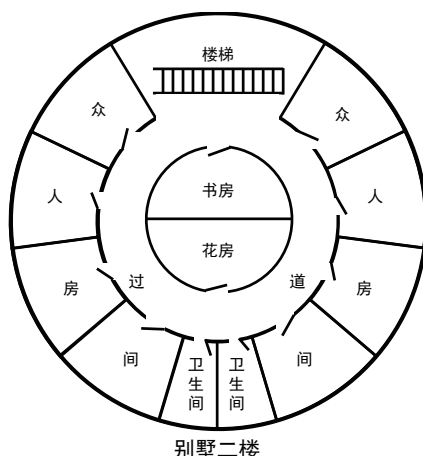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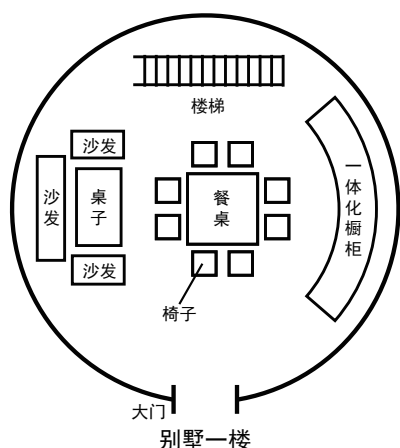
3

浓厚的云层开始聚集，天色逐渐变得漆黑一片，遮蔽了路两侧的美景。两小时后，也就是大约晚上八点半，面包车停在别墅门口。

“好不容易到啦。”司机老严伸个懒腰，“喂，怎么吃饱了就睡，都醒醒！”

“到哪啦？”“该吃夜宵了？”车里顿时四处响起不明所以的声音。很快众人下车进入别墅大厅，“那就先带你们参观下房子。”

这座二层的别墅建筑风格独特，两层楼虽然都是圆形，却明显上大下小，倒有几分像蘑菇云。别墅一层是大厅，兼具厨房、餐厅、休息区的功能，极为宽敞舒适；二层则主要是众人房间及卫生间；在二层的中间部分有两间被推拉门隔开的近似半圆形的小室，分别是书房和花房。值得一提的是书房和花房的摆设：书房里放着书桌、书架，还有两面都透风，摆满了瓷器的陈列柜；推拉门对面的花房则摆放着种植吊兰、龟背竹、捕蝇草、滴水观音等植物的花盆和花瓶，也有高低错落用来展示植物的柱子；唯一稍显不和谐的地方就是环绕在花房上方，离门不远的一圈水管道和位于花房内的洗手池。想来在书房读书，呼吸着花房飘来的新鲜空气，是件舒适惬意的事。众人房间里的摆设倒是都差



不多，墙壁的隔音效果很好。

在房子里简单转了一圈后，众人各自回房间休息。锁上房间门，我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却发现不知道是因为时间尚早还是兴奋过度，怎么也睡不着觉。百无聊赖中，决定到各位同仁的屋子里转转。南宫峰在研究他的折纸；曾云躺在床上饶有兴趣地看着医学书；兰晨看见我进来，立刻把他的注意力从桌子上的一堆扑克牌转移到我身上，跟我大谈特谈他为这次出游做的策划。

好不容易从兰晨房间出来，已经是晚上十点。欧阳鑫的房间没有回应，想来是已经睡了，我敲了敲门，得到允许后走进了秦珊的房间。秦珊正坐在书桌前，手边是那本《宋词鉴赏》。走到身后才看清，秦珊在专心地抄写一首词，是苏轼的《阮郎归·初夏》。

“字写得很漂亮啊！这首词也很适合你。”

“谢谢！一想到这几天的活动就兴奋得不行，抄一抄诗词可以平静一些。”

退出房间，困意终于来袭，我回到自己屋里倒头便睡。

4

第二天早上，我揉着眼睛打开门。昨夜的乌云已经退去，天空晴朗明净。

“起来吃饭啦，帮我去叫别人。”老严把我一把拽出来。很快兰晨、秦珊、南宫峰、曾云也迷迷糊糊地走出房间，只有欧阳鑫迟迟没有回应。

众人很快聚到欧阳鑫的门前，就连

在楼下做饭的小何也发觉事态不对而跑了上来。

“该不是出什么事了吧？”老严试着转了转门把手，“看来是从内侧锁上的。”“要不要撞门进去？”南宫峰已是满脸焦急。

“那我们就撞门进去了！”老严得到了大家的认同，“来帮我一把！”

“一，二，三！”老严与南宫峰破门而入。然而映入眼底的却是欧阳鑫身穿睡衣躺在地下的景象。

“睡得太熟掉下来了？”老严一步抢上前去扶起欧阳鑫摇晃她的肩膀，“喂，醒醒，醒醒……不对，没呼吸了！叫救护车，报警！”

有那么一会众人才反应过来，叫救护车的叫救护车，报警的报警，一阵手忙脚乱，只有南宫峰还呆立当场。几分钟后得出结果：这里处于三省交界地区，三省警察互相推脱责任，基本指望不上。待众人的情绪稍微平定，老严将欧阳鑫原样放在地上，曾云则做起了尸检。

“死因是喉部破裂。尸体尚且温热，还没出现尸僵，看来是刚死不久，脖子上有深红色的细线勒痕。从死状来看必然是他杀啊。”

“现在是7:00，死亡时间就按6:20到6:50来算，”数学控兰晨迅速做起了计算，“但从6:45开始我们就被老严叫到一起了，说明作案时间是6:20到6:45。门是可以在里面设置后外面一关就锁上的，就是说谁都可能是凶手。这段时间大家在干什么，有没有发现异常，尤其是南宫和云姐，你们就住在欧阳隔壁的

吧？”

南宫峰和曾云都表示虽然6点前就醒了但没有发现异常，我和秦珊则摇头表示在睡觉。

“我倒没有睡觉，”小何开口道，“不过我5:30就起来了，跟老严一块去外面转了一圈，回来之后又一起做早饭到接

近6:45，老严这才上来叫你们。”老严也点头表示认同。

“与其纠结于找出凶手，不如把房间检查一遍，看看能有什么线索。”关键时刻，当然是本名侦探出来救场。

现场的检查可以说是相当顺利，原因就是基本上没什么发现——没有可疑



的物品，房间里的摆设也都处在原位，唯一的疑点就是衣柜靠近门的转角处似有划痕。大家失望地退出房间，老严确认了房间窗户紧锁后，找来胶带将房门封死，说是为了防止凶手回来销毁证据。

然而早餐时众人的情绪却发生了变化。从推理的狂热中平静下来，似乎才刚刚想起，虽然欧阳鑫的行事方式不怎么受人待见，但毕竟也是社中的一员，而且凶手很可能就在饭桌上这些人之间。女生们渐渐垂下头叹气；男生们则沉默着一言不发。没有人动桌上的食物。

“我看见了。”小何突然自言自语道。

“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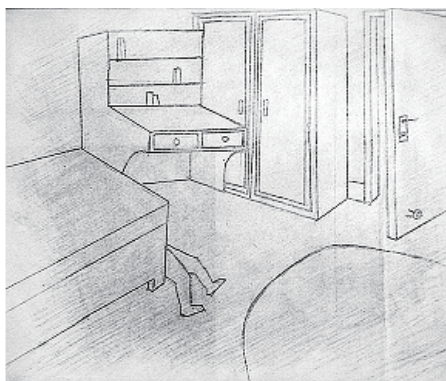
“啊不，没、没事。”

5

突发的命案，使得原定的郊游计划被迫取消，事实上早餐后社员们也就各回各房了；大家不约而同地紧锁房门，害怕自己遭遇潜在的危险。我就这么躺在床上思考命案中的疑点，直到11点时听到外面人的呼唤。

打开门一看，曾云、秦珊、南宫峰、兰晨齐刷刷地站在我面前。

“一个人在屋里太无聊了，不如下楼打牌去吧。”兰晨晃了晃手里的扑克牌。



“就是就是，与其各自锁门，不如大家在一起互相监督，这样凶手就没机会作案了。”

“打一会也就该吃午饭了，走吧。”

于是五人下楼来到别墅大厅，一体化橱柜前小何早已开始张罗午饭。打牌到11:20，却突然听到微弱的噼里啪啦的声音，声音不知不觉间越来越清晰。

“好像是二楼传来的。”

“走，上去看看！”我当机立断。

打牌的五人迅速起身，小何也跟进来了，随着声音的来源寻去，很快确定是老严房间。

“里面很可能着火了！”我想要撞门进入却发现门锁已坏，进去后只看见老严的床上火焰滚滚，浓烟不断向大开的窗子外扩散。“快救火！”

十几分钟后火焰终于被扑灭，而老严被烧焦的尸体就躺在床上。现场灰烬四处飘散。

“怎么这样……会是谋杀吗？”联想到上一起事件，小何提心吊胆地问。

“看起来更像是意外吧……”曾云捡起一截大火中幸存的烟梗，“抽烟后又睡着了，烟头引燃了床铺。不过那是什么，死亡信息？”

其他人也马上发现了异常。原本白色的墙虽被熏黑，但有几个用血写成、歪歪扭扭的符号被火烤成了明显不同的

颜色，在符号的下面就是尸体的手，部分地方已经露出白骨。

“……64801m2？”

“肯定是死亡信息，但这是什么意思，密码吗？”

“这么看来又是一起谋杀啊。凶手趁老严睡觉之时故意纵火，却没想到老严因为疼痛醒来，留下了死亡信息。咱们是11:20听到的声音，从小火苗开始燃烧到发展成这样的大火最多不超过10分钟，就是说纵火的时间是11:10到11:20。”兰晨又开始计算。

“那时……咱们都在楼下，谁也没有离开过啊！”秦珊最先反应过来，“难道凶手是我们六个以外的人？他为什么要把我们一个一个杀掉？”

“这个尚且不论，我们再检查一遍房间！”没用的话总得我来说。

“嗯，我也同意。并且我不认为会有什么神秘人。”曾云已经开始行动。

仔细勘察房间后，得出的结论是火势虽然大，但由于地板是瓷砖铺成等原因，总之没有从床铺蔓延到别的地方。最大的疑点固然是墙上的字迹，除此之外圆桌上酒瓶里的酒少了很多，打火机也不见了。在老严的背包里发现了钓线，还有一个刚开封但已经空了的烟盒。

锁上窗锁上门，用胶带封好——再次执行这个程序。转眼间众人又坐到了餐桌旁。

“我说，咱们下午去郊游吧，”沉默良久后，秦珊突然说道，“就像原本计划的那样？只要我们一起离开这个屋子，凶手就不会有机会了吧？”

对于秦珊的这个提议，侦探社的各位既无人支持也无人反对，权当默认同意。大家的心思当然不在郊游上，但也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做什么，两起命案使人们陷入了迷惘与恐惧。

“那就这么定了。”秦珊转过头面向正在继续做饭的小何，“小何跟不跟我们去？”

“我就算了，还得给你们准备晚饭。”

“吃完饭以后稍歇一会，我们两点出发吧。”

午饭后的休息时间，曾云来到我的房间。

“林泉，对老严的死你有什么看法？”曾云拉开椅子坐下。

“解开死亡信息就可以找出凶手了吧。”我摇摇头，“但既然有留死亡信息的机会，为什么不直接把凶手名字写出来呢？”

“我想，大概是因为老严昨天才认识我们，还记不清我们的名字，而我们几人也都没有明显外貌特征吧。关于那个‘64801m2’，你有没有想到什么？”

“暂时没有。”我如实答道。

“我觉得老严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必要把它搞成什么密码，”曾云因为思考而停顿了一下，“这串数字难道是老严临死前脑子里最后浮现的东西？还有，死者真的是老严吗？”

“从身高来看应该是的，所以不存在凶手用欧阳鑫尸体冒充老严的情况。对了云姐，你六点醒来以后确实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吗？比如开关门的声音之类的？”

“我听力倒是很敏锐，但这种声音真的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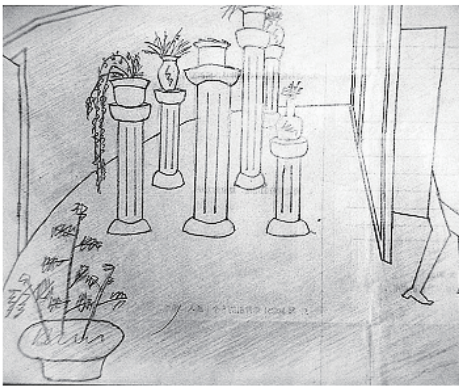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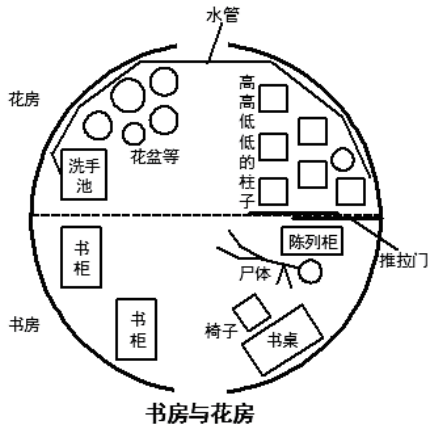
讨论中两点很快到来，侦探社成员们准时出发，不过这次郊游就和预料的一样索然无趣。五个人其实就是找了个地方坐下来打牌，谁也不敢单独行动，不过也因为凶手没有机会谋杀自己而多少安心。五点半，一众人等回到别墅大厅。

“那我回楼上收拾下东西，顺便解个手。”秦珊示意她要上楼，“哎，怎么不见小何，这个时间她应该在这做饭的啊？”

“去她房间看看！”两起杀人案使得众人无比敏感，剩下的四人一起冲向小何的房间。然而这一次撞开门之后，看到的却是整洁且空无一人的房间。

“在这里！”听到的是秦珊的尖叫，“快来人！”

四人立刻跑向卫生间，却在卫生间



对面的花房中看到了秦珊，而她正用手指着推拉门后小何露出的腿，“我上完洗手间出来，就看见……”

曾云迅速检查起了尸体，我则照例环顾房间。除了陈列柜上的一件瓷器，房间内的摆设没有变动，而这件粉彩花瓶就滚落在书房中，离尸体不远的地上。除此之外，空气中似乎弥漫着烧焦的味道。“怎么样？”

“死因是被钝器击中脑部，”曾云抬起头，“就是那个花瓶，瓶子很重。尸体已经开始僵硬，刚刚出现小范围尸斑，估计死了有2到3个小时。”

“那时我们都在外面。”兰晨补充道。

接下来的调查再一次没有取得任何成果。

同时封上花房与书房，仅剩的五人黯然地走向各自房间。

“这次是意外还是谋杀？”

“凶手到底是谁？”

思考着这些问题，我默默地打开门，默默地锁上门，默默地躺在床上。脑子里又将这次事件，以及这两天发生的所有事情仔细思考了一遍，拼命回忆着三个死亡现场的情况。突然，我的脑中闪过一句话：“所有的线索已在上文给出，请利用逻辑推理找出凶手。”啊，原来是这样！最后的嫌疑人，就是那个人！

题目：（共 10 分）

1. 请分别指出三起命案的凶手（每个 0.5 分）和作案手法（每个 2 分）；
2. 试推测三起案件的内情（1.5 分）；
3. 试推测故事的下一步发展（1 分）。

提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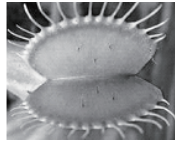
1. 侦探法医不是凶手，法医所言属实；
2. 部分线索可能隐藏在图内，作案所用道具不可从别墅中寻得；
3. 答案写出要点即可；
4. 图例解说



吊兰



龟背竹



捕蝇草

滴水观音

5. 题目难免有疏漏之处，万望读者海涵；
6. 请再读一遍提示，但按提示执行时应有取舍，否则将在本条陷入死循环。

（解答见下期）

诗涅槃

二〇一三第一期·总第一期

主办单位

南开大学涅槃诗社

主编

常云桥

执行主编

周梦泉

美术编辑

韩佳明

编辑

陈秋实 王承宇 张昱菁 刘芳名
孙佳琦 李立晨 贾晓珍 薛征 程铖

投稿方式

nkniepan@sina.cn

人人主页

<http://www.renren.com/513158185> (诗涅槃)

诗涅槃

季刊·二〇一三第一辑

